

吹走那卷 风滚草

作者：晨曦初阳

此副本为本书的公开版本，仅供个人阅读或印刷，不得商用。
Cette copie est une version publique du livre, destinée
uniquement à la lecture ou à l'impression personnelle.
Toute utilisation commerciale est interdite.

-感谢我的朋友 MIWQ，她绘制了本书的封面。

-感谢 fimtale 平台给予了我发布作品于互联网的机会。

-感谢“霞鹜漫黑”，“思源宋体”和“Quicksand”
三个字体的创作者，它们均按照 SIL OFL 1.1 许可证发布。

-也感谢 Mme Roux 和 Mme Monténégro,她们
是我的高中文学老师。

-最后，感谢愿意阅读这本书的您。

本作采用 CC BY-NC 4.0 协议发布。

Ce œuvre est sous licence CC BY-NC 4.0.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CC BY-NC 4.0.

ISBN 979-10-415-5358-7

首次印刷于 2024

序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耀大漠的一角，如同点点金丝。

一团风滚草，滚呀滚呀，就好像那天空中的流云一般，被风儿裹夹着，从地平线的这一头慢慢转到那一头。它来自哪里？我想是大漠深处的某地。它要去哪里呢？也没有小马知道。

这荒凉的石滩上，随处可见的只有那土黄与暗红色了，伴随着呼啸着的风声在鸣奏。风滚草，我们的小风滚草，它在一片不多见的小水池里歇息了一会儿，又趁着那被云朵盖住的太阳不注意，溜向了远方。

日复一日，这样没有目标地滚动着，直到一片绿叶轻轻落在了它的身上，用露珠点湿了风滚草的鼻子。等等，鼻子？蹄子？耳朵？眼睛？风滚草，不知道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只小马了，趴在一棵绿油油的大树下。大漠早已经成为天边的一角，那好心的风儿呀，把她送到了这生机勃勃的繁森之中又离去，只剩下此起彼伏的鸟鸣与树叶间的稀疏声响。还是春日的早晨，被阳光照耀的草地，棵棵青草提着露珠反射着阳光仿佛灯笼一样，而那夹杂在其中的点点白色——是还未融尽的冬雪吗？不对不对，

是早春刚刚绽放的，若星点般洒在草丛中的雏菊。

风滚草去过很多地方，风滚草很熟悉自然，所以大不必为这春天的美景驻足太久——一定是这样的，才没有被迷住。她试着迈开了小麦色的蹄子，跌倒，再一次站起来。这具身体可真奇怪，为什么不能滚动呢？一步，两步，三步。不知道多少天，风滚草，她总算学会了走路，跑动，跳起来；学会了好好使用这具奇怪的身体，不再需要被风儿推动着旅行。这是她成为小马的，第一个月。

又是一个熟悉的清晨，她睁开了双眼，被洒落四处的阳光照耀，耳旁围绕着轻轻鸟语与一种从未听闻过的奇特声音。

“今年草药的需求不错呀，这个月的收成都卖了个不错的价格，可以给咱的小木屋扩一圈了。”一只淡蓝色的雌驹驮着空荡荡的篮子，笑着说道。

“可不要忘了谢谢这片林子，我们只不过是索取它的慷慨罢了。”一旁的雌驹看起来年长许多，脸上的皱纹一环连着一环，“我们都是森林的孩子呀，清旋，你要知道：我们家的祖先，可是一只来自森林的妖精哦。她可是那个遥远时代最厉害的魔法师，遥远到比小马利亚王国还早一些。但她还是

喜欢这里，她的家，这片森林，所以我们祖祖辈辈都一直留在这里...虽然现在也只有我这个老婆子在这里了，你的爸爸妈妈都在城里工作，我想你也会的。”

“放心吧奶奶！”那只蓝色的小马跳着绕了一圈，“虽然你已经讲过很多次祖先的故事了...但我会留在这里的，森林是我们的家！”

“好，好孩子好孩子。这片森林呀，可是拥有赋予生命的魔法呢...”那只老雌驹慈祥地笑了，却又忽然看见了一旁坐下的风滚草。“奇怪...小姑娘？你从哪里来？森林之家，又要有访客了呢。”

推开陈旧的木门，轻轻传来的是夹着岁月的吱呀声。木屋中的一切都是那样令马安心，在窗旁洒落的阳光中还能看见一点点漂浮着的尘埃。风滚草第一次坐在了椅子上，好奇地打量着面前的两只小马。

“小姑娘，你从哪里来？”

风滚草没有回答。

“你迷路了吗？记得父母的电话号码吗？”

风滚草敲了敲木桌子，发出了一点声响。她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平坦的木头。

“你说小马语吗，姑娘？”

风滚草歪着头，不知道婆婆到底在讲述着什么。

“奶奶，你说...这会不会就是，林子里的妖精？”

“谁知道呢？就算她只是一只普通的陆马，也算是缘分吧。正好森林之家的生活也这么悠闲，就先照顾下这孩子，万一你说对了呢，清旋？”

老雌驹笑了笑，又摸了摸风滚草的头。她觉得痒痒的，但又很温暖，好像午后的阳光洒在了肚子上一般。

清洗身体，再把散发扎成马尾。风滚草坐在椅子上被奶奶用刷子摆弄着，像一只新洋娃娃。但她只对眼前这只与自己一模一样的小马好奇，伸出蹄子去触摸，却又只感觉到一片光滑的屏障。

“好奇吗？姑娘，这个叫做镜子。对了，你有名字吗？”

风滚草用疑惑的眼神望着奶奶。

“好吧，大概得先教你说话，像个小婴儿一样...那我就叫你风滚草吧，和你的可爱标记一样。”

从这一天开始，风滚草有了名字。虽然一直

以来她都是那卷悠悠淡然的风滚草，但这名字仿佛又多了些意义。

床，真是奇妙。这东西摸起来就好像是凝固在了一团的水，比她躺过的任何一片青草都要柔和。而这被子也软软的，却比她盖过的任何一片树叶都要温暖。就在窗外的月儿的轻轻照耀下，她又一次轻轻睡着了。

穿衣，洗漱，用餐，采草。风滚草随伴着日子迈脚步，一点点跟着奶奶学会了那些小马会做的事情。这是她成为小马的第一年。

“风梭奶奶，那个，那个，绿的，红的，白的，方的，是什么？”风滚草坐在木板上，指了指一旁的书架。高高的书架从木屋的一层一直堆叠到了阁楼，只有一旁的滑轮扶梯被她的蹄子拉着晃来晃去。

“风滚草妹妹，你喜欢这个吗？”清旋从二楼一跃而下，嘴里还叼着一本红色的书，“这个叫做书哦，里面这些小黑点就是字。要不要姐姐给你读一读这本故事书？”

“好！故事，有趣，风滚草喜欢。姐姐，读故事，风滚草喜欢。”她挪了挪身子，贴了过去。

“读书好呀，小风滚草。”奶奶抚了抚两只小马的头，“至少，这些来自书中的惊喜与感动，可以让你知道，你还活着，你还活在自己的马生之中。”

“奶奶，活着，是什么？”

“就是去看，去听，去遇见，去让自己开心，去做想做的事情。你就当作是一场漫长的旅行吧，你会遇见许许多多和你一同前进的小马，最终大家都会在自己喜欢的那片彼岸花地上停下来与你告别，只不过有些小马先一步到那里，有些小马晚一点罢了。”

“明白了...旅行是什么？”

“笨。”

一天又一天，木屋中多了些轻巧的阅读声与欢笑。从听着这些音调，再到认出它们，风滚草总算学会了读写一点点文字。她的好奇心再也压不住了，总是偷偷在晚上躲在书房里，再变出一个小小的光团照着读书，所以也没少挨训。伴随着沙沙翻书声与木屋里的微光，伴随着一个个在幻想世界中进行的冒险，风滚草度过了她在这段旅行中的第一个十年。

启程

叶隙沙沙响，但傍晚的余晖照不亮风的轨迹。弥漫着的是略略悲伤的心绪，以及充斥在小屋的抽泣声。

清旋云浮跪坐在床边，托着奶奶的蹄子。泪珠一点点从眼角滑落到已经湿润的下巴，反射出了一叶叶夕阳的橙黄。风滚草仍然是那样坐在一旁，但她也可以从中嗅到伤感——她只在书中看到过这一切，却从未体会过此般畏惧，畏惧失去，却又不可避免。

她不知道该做什么，也因为她什么也做不到。

“风梭奶奶，你...找到喜欢的彼岸花地了吗？”

“差不多吧，其实我还希望多找一会儿。”奶奶笑了，“风滚草，你和我们不一样。”

“可爱标记吗？还是头发的颜色？”

“不，我是说你的心，小家伙。比起我们小马呀，你还可以旅行很长很长时间，也许永远都找不到你的那片彼岸花地。而你的心，就好像森林里的那片湖泊一样纯粹，一尘不染而清澈见底。但如果你要去有更多小马的地方，可要当心了。不过，去吧风滚草，随风而行吧，去找到，然后去做你想

做的事情。”

“奶奶，你可以先留在这里几天吗？风滚草还有很多东西不明白，风滚草...感觉到伤心。”

“恐怕做不到，抱歉。”奶奶一脸平静，又转向了清旋，“孩子，我知道你一直坚持着要留在森林之家。你已经长大了，那么就这样去做吧，不要因为我的离去而悲伤——如此卑微，所以我们终将化作尘土；但又如此骄傲，因为我们终会归于星辰。如果想我了，就抬头看看夜空吧，寻找那颗注视着你的星星。”

“明白！”两只雌驹异口同声地回答道，伴随着那只渐渐失去生气的蹄子。

“风滚草很伤心，奶奶去彼岸花地里了。她会回来吗？”

“不会，但我们也终将找到她。”清旋抹了抹眼泪，抱住了颤抖着的风滚草。

去做想做的事情，什么是想做的事情呢？风滚草这样想着，过去了一日又一日。静悄悄，月亮升起又落下，黑暗与光明交替着，从未中断，宣告着时间的逝去。她终于知道了愿望，仿佛她曾经的生活一般——她要去旅行，去看看那些“有小马的

地方”。她要去遇见那些同样在旅行的小马，说不定就能找到自己的那片彼岸花地，就能找到奶奶了。

一年。

“风滚草，姐姐真的很担心你。但如果你希望的话，就这么去做吧。沿着小路就能走到镇子上，行李已经帮你收拾在这个包里了，食物也是——虽然你好像并不会饿的样子，能量与魔法守恒定律在上啊...另外这个是魔法飞叶，如果你希望姐姐来帮你解决困难，就折断它再撒入风儿中吧。”

“风滚草明白，谢谢清旋姐姐！风滚草现在就出发，祝姐姐好运！”

三步，五步，回头看一眼站在门口的清旋云浮。十步，二十步...姐姐的身影渐渐被树木遮盖，连同那滑落在草坪上的泪珠一起。

风滚草感觉心中空落落的，她总算可以理解书中为何离别的小马们都被写得那般不开心，便做些风滚草会做的事情——一头扎进森林里滚来滚去。滚累了，不光没能找回曾经的无忧无虑，反而还失了方向，四周只剩下重叠的树木与轻轻的鸟鸣。她坐在树下看着天空中的流云，又想起了那曾经的时光，清旋姐姐和风梭奶奶的脸上永远洋溢着笑容，

小屋里充斥着苹果派的芳香，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一点点攀到桌子上...风滚草还是想不清那彼岸花地有什么好，她好奇为什么小马们都要去那里——如果自己也去了那里，会不会找到奶奶呢？她分不清是在好奇，还是在讨厌着那片彼岸花地。

傍晚，星星终于一点点刺破了白日的幕布。风滚草看遍了夜空中注视着她的每一颗星星，却没有一颗像是风梭奶奶那般温暖。

“红红的彼岸花有什么好的。”她自言自语道，“风滚草在大漠里很开心，在森林里很开心，在家里也很开心。为什么小马们总是要离开这些开心的地方，再也不回来呢？”

“小家伙，你还好吗？需要一位药剂师帮忙吗？”一只身披黑白条纹的小马跳了出来，这大概就是冒险传记中所谓的“斑马”了。

“不，我只是在旅行。”风滚草擦了擦眼泪，“斑马小姐，你知道有小马的地方怎么走吗？”

“你是说村子还是小镇呢？”

“哪一个有彼岸花地？”

“哪一个都没有，但我想村子里能看到的花朵多一些。小家伙，你要用彼岸花来炼迷情水吗？”

是看上哪位公子还是小姐了？”

“风滚草不知道什么是迷情水。”她使劲摇了摇头，“风滚草的奶奶说她去了彼岸花地，再也不回来了。风滚草要去找她。”

“这样呀...”斑马小姐皱了皱眉，“其实不是每一只小马都期待着去彼岸花地。我想你的奶奶一定也想和你在一起生活，去静静地看看药水锅里的泡泡——虽然你们也许不炼药。”

“但奶奶说，小马们总是找到一片喜欢的彼岸花地留下来，她也找到喜欢的彼岸花地了，对吗？”

“也不一定是喜欢。”斑马小姐顿了顿，“其实什么时候去彼岸花地并不是小马们可以选择的事情，那不过是一种慰藉罢了。小家伙，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吗？”

“是书里的一个角色不会在后面出现了。”

“差不多吧。”斑马小姐笑了笑，却又严肃起来，“死亡确实是离去，已经去世的小马永远永远不会再回来，你也再也不能见到他们。你需要接受，他们已经消失了，不能听触看闻视，那便是什么都没有，一片虚无。其实没有什么彼岸花地，小

马们只是不可避免地死去了而已。”

“那岂不是很可怕吗？什么也感觉不到，谁也不会再认识——连彼岸花都看不见了么？”

“小家伙，那你告诉我，在你出生之前呢？有什么？”

“嗯...一团小小的风滚草，在大漠中滚来滚去，无忧无虑。”

“是妖精么，那就说得通了...那，再之前呢？比你是一团风滚草时还要早的时候。”

“风滚草不记得了，大概是什么也没有吧。”

“所以，你已经经历过了死亡了，为什么还需要害怕呢？我们从不会经历死亡，因为当我们死去之后就什么也感受不到了。如何还可以去经历和感受，那我们就还活着。”斑马小姐抚了抚风滚草的头，和奶奶的蹄子不一样，让她觉得痒痒的，“死亡就好像我们从未诞生过一样，一无所有的黑暗才是大多数时候的我们。我们四蹄空空地来，体验一场漫长而精彩的冒险，去寻觅爱与奇迹，再四蹄空空地走，没什么大不了的。能够有冒险的资格，我们已经足够幸运。”

“风滚草，好像明白了...”她理了理有些杂

乱的头发，“那么，奶奶也四蹄空空地离开了，清旋姐姐也会，风滚草也会...但是，又没什么好害怕的，风滚草喜欢无忧无虑，哪怕是黑暗。”

“不要害怕，不要担心，就是最好的。已经很晚了，林子里也许有狼，先回炼药之洞休息一会儿吧。”斑马小姐拉起了风滚草的蹄子，走向远处那发着微光的小山包的一角。

夜深了，滴滴答答的夜雨打在蒙上了月色的草地上。斑马小姐轻轻关上了洞穴的门，拉动古旧的绳线点亮略略昏黄的电灯，就好像古时的油灯一样，充斥着温馨的暖色。黑色的釜锅咕噜咕噜冒着泡泡，让白色的蒸汽带着胡萝卜的飘香一点点挤出通风口飞向雨夜。风滚草感觉暖和多了，就好像是在家里一样。

“风滚草，感觉很暖和。风滚草喜欢斑马小姐。”她笑了笑。

“呀，可真是的，天真的小家伙。”斑马小姐又理了理风滚草那乱蓬蓬的头发，“明天我把你带去村子上吧，不过到了那里可就要当心了——可不要随随便便就被别马骗到家里去。”

“就像现在这样吗？”

“大概吧。”

“风滚草明白...书里的旅行者们，会住在帐篷，或者旅店里。”

“知道就好。”

清晨的阳光从唯一一面窗户中争先恐后地挤进了洞穴，洒在了风滚草的脸上。她梦到了什么呢？是大漠中的无忧无虑吗？是清旋姐姐和风梭奶奶的微笑吗？是斑马小姐那热乎乎的浓汤吗？哦，风滚草已经醒来了，她揉了揉朦胧的眼睛，把夜的梦境忘得一干二净。

夜里下过雨，草地还是湿漉漉的，时不时还有树梢的雨滴落在她的鼻尖上，凉凉的，让风滚草打了一个喷嚏。

“我想就是这里了。”斑马小姐捧起一点河水泼在脸上，“沿着这条河往南走，一天就能到达村子上，那里的小马会帮助你的。”

“斑马小姐，你要走了吗？”

“当然，药剂师还有药剂师的工作要忙。”她笑了笑，又拿出了一瓶白里透黄的药剂，似乎能够看见一缕金光在其中舞动，“小家伙，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能够适应这具小马身体。但如果你需要魔

法的时候，就喝下这瓶药水吧。香蕉味的，稀释在牛奶里了，不苦。”

“像独角兽那样吗？”

“比独角兽还要强一些...不少。”

挥了挥蹄，风滚草对斑马小姐道了别。沿着清澈的小河，在初晨日光的照耀下，风滚草一点点向远方走去。

探險

风儿轻轻吹过，发丝飘洒在充斥着淡淡花香的空气中，是略凉的早春。身后的斑马小姐已经消失不见，渐渐被起伏的山包吞没，没留下一点影子。小河潺潺，流动着倒映着天空中那镶嵌着洁白的碧蓝，载着飞鸟的倒影一点点流向远方，也许那不可触及的目标就是书中的“江”或者“海”吧。风滚草的目标是什么呢？风滚草要去旅行，要去看看有更多小马的地方...村子听起来不是那么大，风滚草想要去有更多更多小马的地方。

一个书中常有的词汇浮现在了她的脑海中。

“风滚草要去大都会看看，也许那里的小马知道彼岸花地的事情。”她自言自语道。

“那可不一样，我就要去找找那些没有小马在的地方挖挖流量蛋糕。”一只戴着牛仔帽的天马从天而降，嘴里还叼着一根细细的柳叶，用蹄子扶了扶帽檐，“大都市的小马可真是太多了，一点出乎意料的刺激都没有。这里是大探险家寻星海越，你是我的同行吗？”

“寻星海越？不认识，我是风滚草，你知道村子或者大都会怎么走吗？”

“哦，大都市！别再提那无聊东西了，看看这些照片。”她打开了一本厚厚的书，封面的皮革早已被裂纹分割若群岛，“瞧瞧，这发光的宝石，这倒悬的溪流还有双头的飞鸟，哪一个不是你闻所未闻的奇迹？从现在开始崇拜我吧。”她高高扬起了头，甩了甩深蓝色的发丝。

“咔嚓。”刺耳的声音从一旁传来，风滚草才注意到她忽略了一旁的那群身穿黑服的小马。

也许那就是书中所写的“保镖”了。风滚草想。

“这一段可要好好记录下来，标题就叫‘海越小姐向新人探险家无私指导’吧，刚好排的上下星期的报纸头条。”

“风滚草不是新人探险家，更不是探险家。”

“从现在起你就是了！”寻星海越大喊一声，“要知道我的粉丝们可是连见我一面都很难，你怎么敢这样和我说话？”

“粉丝是什么？”风滚草歪着头。

“笨。”寻星海越跳到了河岸的礁石上，举起蹄机拍来拍去，又吩咐一旁穿着黑服的小马们用闪亮亮的毛巾帮她擦干净蹄子，再咬了一口包里的

甜饼。

风滚草又忘记了要做什么——她就这样跟着寻星走了一日，睡了一晚。风滚草不明白那位大冒险家的所作所为，因为她总喜欢烤些虫子或是鱼，却在拍完照后扔到一旁吃起甜饼。她用蹄子在泥沼中举步维艰换走了那声熟悉的快门声，又使唤着那群小马背着她过去。也许这就是探险家的工作吧，风滚草想。

傍晚，漫天的星星对风滚草眨着眼，却又被帐篷旁的篝火亮光一点点覆盖。

“海越小姐，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拍照呢？哪怕刻意制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叫节目效果，笨！不然怎么吸引住粉丝们呢？反正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她抬起蹄子揉了揉风滚草的脸颊——也许是知道眼前这小家伙若白纸般一尘不染，她也总算可以卸下一些防备与面具。

“粉丝，原来是会被一些奇奇怪怪的照片吸引着的小马吗？风滚草记住了，风滚草，是海越小姐的粉丝。”

“好好好，是是是。哎，也许和你一样什么

也不懂才是最开心的吧。”她又晃了晃风滚草的头，
“这里面究竟装了些什么？”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终于到了要分别的时候。海越小姐要回大都市去宣传她的新故事和影片了，为了一种叫做“钱”的彩色小纸片。但风滚草不明白，那薄薄的小纸片有什么用呢？虽然自己的背包里也被清旋姐姐塞了不少一模一样的小纸片，但她还从来没有真正用过那个。

“风滚草，抱歉我不能带你一起去城里，我得考虑宣传方...我想你大概也听不懂，就当直升机坐不下那么多小马吧。”她笑了笑，又塞给了她一堆照片，“都是我签名的了，能卖上不少钱...嗯，我的意思是能交换不少彩色的小纸片。虽然，我从不签名，至少在那之后不会。”最后一句话就好像变成了自言自语一般轻。

“为什么要签名呢？风滚草不明白。”

“简单来说，这样那张照片就是来自我的了，粉丝小马们会围着那张小照片转的...照片里的那些，也只属于我了。”

“可是，为什么被拍下来的东西就是你的了呢？风滚草被拍下来过，风滚草不是海越小姐的风

滚草。那些被拍下来的东西，还是留在那里，它们是属于大自然的哦。每一只小马如果感兴趣的话，风滚草觉得，就会把它们拍下来。”

“不，那属于我！”寻星海越大喊了一声，“我可不允许有小马模仿我的节目和我找到的奇观，聚光灯只属于，我！”

“寻星小姐，你生气了吗？如果你要走的话，能不能先告诉我大都会怎么去？”

没有回答，只剩下直升机渐渐远去的轰鸣声，与留在原地吹拂着风滚草的风儿。不过这一次，风儿不再能把她吹动了。草地上留下了几朵没被收拾走的帐篷与被直升机气流吹倒的绿草，天空中还稍稍落下了几滴细雨。风滚草只好钻进最大的一个帐篷，等待雨的离去。

滴嗒滴嗒，是雨点落在帐篷上的声音，别无他物。风滚草从未感觉如此无聊，她只好在帐篷里翻翻找找，刚好发现一台老旧的磁带机，被插上了一张略有破裂的磁带，磁带上的说明纸已经被密集而暴躁的浑浊笔画掩盖，只能勉强辨认出“电台节目存档”六个大字。风滚草按下了播放按钮，首先传来的是一阵刺耳的电流声，再逐渐被小马的声音

覆盖。

“小寻星,你对这次侵权事件有什么看法?”
听上去似乎是电台主持马。

“我,我...我只是唱了我喜欢的歌!”是一句稚嫩的话语,又明显带着胆怯,风滚草觉得这是儿时的寻星海越。

“你喜欢的歌?那是我的歌!”尖锐的女声,听上去咄咄逼马,“我可没有允许你在舞台上唱!”

“可,可是,我觉得只是演唱没有问题!而且,这可是你教我唱的歌,还鼓励我上台去表现它!为什么...”

“你有证据吗?我倒是有你拿我的曲子放进唱片集出售的证据。”尖锐的声音听起来洋洋得意,隐约还能听见物品落在地上的声音,“商用了的话,性质可就不一样了,不是么?”

“我可不记得我有过唱片集!”稚嫩的声音大叫一声。

“那可不好说,呵呵呵。唱片公司的合同里白纸黑字刻着你的签名,除非来自你哪一天不小心给某个蒙面的小粉丝签了个名的话——这只是个玩笑哦。导播,删掉这句。”

“你怎么能？”

“电台也是我的人，怎么，不服气吗？”

到这里，声音又渐渐恢复了嘈杂的电流声，磁带断掉了。

风滚草不太明白这里面的奇怪词汇，什么是公司，商用和唱片集呢？但这还是个有趣的小东西，说不定大都会里的小马会告诉她。她把磁带小心翼翼地包好，放进了背包里。

刚好，如此巧合，那细雨渐渐停止了，最后一滴雨水打在了帐篷上，为这雨留下了休止符。风滚草走出帐篷，也不管那帐篷上的雨滴打湿了头发，一点点漫步向了不远处的小河，往南边继续前进着。

意义

不知是不是因为前几日跟着寻星海越走错了方向，风滚草走了一日，睡了一夜，才总算可以看见一点点从地平线上升起的袅袅炊烟。哦，还有一道要稍微近一点——定睛一看，是一摊正在燃烧着的篝火，以及一只坐在石头上的黑色陆马。渐渐走近，锅里的开水咕噜咕噜响，一点点变为了蒸汽飞上晴空再渐渐消失。他又往里面加了一捧冰凉的河水，才让锅渐渐安静了下来。

“你在煮什么？”风滚草停在了他的身旁。

“我的意义。”

“但锅里除了水，什么也没有。”

“是的，就是这样。”

“很奇怪，也很有趣。风滚草正好也需要休息了。”她坐在了另一块石头上，仔细打量了眼前的这只黑色陆马，是一只还算年轻的雄驹，眼神里瞧不见一丝情感，就如同那板着的脸一般。他又站起身来看了看锅里的泡泡，然后泼进去一捧河水。

“那你什么时候才能把它煮熟呢？”

“直到它不会被煮熟。”

“好矛盾，风滚草不明白。”

“你要去哪？”这只陆马看起来不打算回答

风滚草的问题。

“风滚草要去村子上，再找到大都会，去看看有更多小马的地方。”

“然后呢？”

“然后风滚草要去问问彼岸花地的事情...不对不对，才没有什么讨厌的彼岸花地，斑马小姐说过那叫死亡，是再也见不到了。那风滚草还要去那里做什么呢？风滚草得想想...要去旅行和遇见。清旋姐姐总是说风滚草很天真，那风滚草就要去变成一个不那么天真的风滚草，给姐姐看！”

“然后呢？”

“然后...风滚草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他又往烧开了的清水里撒入河水，不顾扑到脸上的炙热蒸汽，“所以你也像我一样，用飘渺的凉水徒劳无功地阻止着本不存在的意义被烧干吗？”

“太奇怪，风滚草想不清楚你的话。”她躺倒在地上，“但风滚草又想起去世的奶奶了，伤心的小怪物又在风滚草的脑袋里转来转去。不乐，风滚草现在一点都不乐。”

“我的母亲昨天也死了，也许是前天，记不

清。不过我还不会被砍掉脑袋，因为我不叫莫梭。”

“所以你做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很伤心吗？
按照书里写的话...我觉得你需要安慰，对吗？”

“我每天都这么做。你很吵。”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搬起了身旁的一块尖锐石头砸向河边正在喝水的麋鹿。没有命中。

“不，你为什么这样做？”风滚草又站了起来，退了几步。也许是因为她感受到了丝丝威胁。

“因为我蹄下的青草太凉了。你的水刚刚就烧干了，你还不去找找新的凉水吗？”

“我的水？我的水一直在水壶里，为什么会烧干？”风滚草歪着头。明明都是小马语，风滚草却听不懂这只黑色陆马的话语——每一句都空落落的，什么也没有。

“去了大都会以后呢？不那么天真以后呢？或者做了无数事情之后呢？死亡之后呢？”一连串的发问差点吓到了风滚草。

“风滚草不知道，不管你怎么问风滚草也不知道，风滚草不想去想那些。”

“那么你是幸运的，你没有点燃柴火，但也
没有意义。够了，我的水烧干了，我要去做下一件

事情了。”他没有再捧起凉水，而是把那锅开水浇在了自己的蹄子上，却仿佛无事发生般任凭热水流过，就好像他感受不到痛苦。

“会受伤的。”

“受伤会怎样？”他一点点艰难地向着河边走去。

“会痛，不是吗？”

“也不过是一些神经信号，没意义。”他的两条前蹄已经被河水没过。

“所以你要跳河吗？我觉得你应该还有别的亲人。”仿佛身体被冻住了一般，风滚草挪不动身子。

“死去和活着没有实质上的区别，皆不会留下什么意义。找不到的，找不到的，找不到不会烧开的清水。”他的全身都渐渐被河水吞没。

“可是，至少...”这句话停在了一半，因为风滚草要告诉的那只小马，已经消失在了潺潺河水中，“至少可以试试像故事里的英雄们一样帮助小马们呢？”

“没意义。”不知从何而来的声音从脑子里响起。

“但如果我想呢，我希望去做一团善良的风滚草，像斑马小姐那样呢？如果可以让别的小马开心一些...那对于他们就是有意义的，无关自己。”

没有回答。

她感觉自己眼前似乎突然被蒙上了一层看不见的阴霾一般，就像是心中空掉了一块，就像所寻找的一切都毫无意义。

至少，先试着留下什么痕迹吧。风滚草这么想着，总算是为自己那已经逐渐沸腾的热水降了些温度，继续走向那远处的村庄。

村庄

抵达时已是午后时分，风滚草沿着河又跨过窄窄的小路，总算走进了这个安宁的小村庄。午后的一切都散发着慵懒的气息，空气中裹夹着的面包香气更是让饱腹的小马们渐渐沉入梦乡——虽然风滚草不会饿，但她也有些馋了。这对于一卷风滚草来说是奇怪的吗？不知道，但对于一只小马来说一定不奇怪。

一步两步，她推开了面包店的玻璃门，扑面而来的便是争抢着挤出门外的酵母香气，也许还带有点点酒精味。玻璃柜台闪闪反射着灯光，却盖不住其中那各式各样的糕点。弯的，圆的，长的，她叫不出来名字的，却都展示着自己的金黄而诱惑着风滚草。她有些迫不及待了。

“小姑娘，选好了吗？”一只穿着围裙的雌驹笑吟吟地说道，“可以试吃的哦。”她掰了一半果酱包轻轻塞到了风滚草的嘴边，清凉的果酱一点点流到了风滚草的嘴里，掩盖住了面包本身的那点干燥与粗犷，却又与它的柔软相交映。嚼来嚼去，直到感觉不到甜味，风滚草才将它一口咽下。

“美味，风滚草喜欢这个。”她笑了笑，“风滚草想要五个，可以吗？”

“当然可以，一共是五小马币。”

“你是说那个彩色纸片吗？”

“什么纸片？”雌驹疑惑不解。

“这个。”风滚草从包里翻了几张，放在了她的蹄子上。

“不不太多了，呀，小姑娘你还真是热情。”

她从中抽走一张，又把剩下的纸片连带着几个小铁片放回了风滚草的包里。

“你不喜欢小纸片吗？”

“谁不喜欢小马币呢？”雌驹被风滚草的言语逗笑了，“但取之有道，五个果酱包换五个小马币，就是这样。”

“那么，拿多了会怎么样？”

“那我就得多给你几个果酱包，或者你多给我几张小马币。”

“真奇怪。”风滚草喃喃自语道，“如果在林子里遇到了我喜欢的花儿，我想要采走多少就会采走多少，我不会给草地撒上小纸片。”

“但那是不一样的。小花小草可不需要用小马币去买吃的，但小马们需要。而面包也不会在地里长出来，得要小马把面团发酵烤好。这是劳动的

价值。”

“价值么？风滚草似乎明白了，那姐姐的彩色纸片也一定是她忙碌采摘着草药的劳动换来的吧。草药、面包和劳动里会长出彩色的纸片，风滚草记住了。”她笑吟吟地走出了面包店，仿佛又发现了什么天大的道理。

“真奇怪呀，那孩子，看上去什么也明白了，又像是什么也不明白——就好像三岁的小姑娘，为什么呢？”雌驹望着远去的背影，喃喃自语道。

踏出店门，经过了一块又一块平整的田地。碧绿的作物整齐地排列其中，懒洋洋地只会被风儿吹出浪花，享受着管道中喷洒而出的水，再优哉游哉地和天空中的白云比比谁更清闲。

继续向前走着，风滚草到了村子的中心。喷泉中源源不断地涌出清水，反射着阳光的同时也一点点映照出四周那被青藤缠绕的老旧建筑。不过不像那安静的田野，围着喷泉，渐渐扩散开来的是热闹的集市，小马们的声音挤满了村庄的空气，来来往往。风滚草好奇地绕上了几圈，用小纸片换了一套清凉的衣装。刚刚还听着店主那晦涩难懂的推销术语，转眼间风滚草的注意力又被那喇叭发出的巨

大声响引了过去。

“瞧一瞧看一看了啊，火爆整个马联网都抢不到的限量发行镀金小熊，折扣只要二十万小马币一个！采用最新工艺镀金打造，专属小熊编号永不复刻，保证一年后升值不停财源滚滚呀！在隔壁市已经脱销了，咱特地给乡亲们带了十个，欲购从速呀！”一只雄驹举着喇叭在一块临时搭建的高台上大喊着，被好几圈小马包围。

“如果一年后就能换到更多小纸片...小马币的话，为什么你不留着以后再卖呢？毕竟小马们都喜欢小纸片...小马币。”风滚草挤到了第一排，小马太多了，弄得耳朵有点疼。

“我这是为了回馈乡亲们的恩情。你是外来的吗？是不是城里买不到才想把别的小马忽悠开好独占小熊？嘿嘿，你这种小马我在城里见多了！”

“人家财流心阴天天给咱发鸡蛋，心可好了，当然会为我们着想，有问题吗？”不认识的声音从马群里蹦了出来。

“就是就是！”四周的小马们附和着。又一点点把风滚草挤到马群的最外边。风滚草虽然有些感兴趣，但也没有办法，索性放下心转向另一条街，

却被一只蹄子轻轻拍了拍肩膀。

“看不惯了吗？被乌合之众赶出来的可怜家伙。”

是一只靠着墙的天马雌驹，覆着牛仔帽的短发下掩盖着一对稍稍眯着却又锐利的眼睛，再佐上脸颊一侧的疤痕，尽管是画上去的。她嘴里叼着一片柳叶，身披宽敞却又合身的旧夹克，还挂着一个稍稍破损的相机。这身打扮让风滚草有些熟悉。

“看入迷了吗？不知名探险家，落光残穹，向你问好。”她又开了口。

“探险家？像寻星海越小姐那样吗？你的保镖呢？”

“那位大明星？小姐你可真是说笑了，那只不过是一个舞台上的戏子，经不起风雨。”她拉下了帽檐遮住脸颊，“而我可要货真价实地探探马心中的阴谋与黑暗。”

“你是在耍酷吗？”风滚草想起了看多了时尚杂志时的姐姐，“对了，我叫风滚草。”

“哈哈，被你看穿了，不礼貌的小家伙。”她拍了拍风滚草，“也不开玩笑，你也能看出来那破熊可值不了那么多钱，财流心阴就是个彻头彻

尾的大骗子，演都不演一下的那种。奈何太多小马已经在升值发财的幻梦里睡得太死，风滚草，你有什么办法叫醒那些笨蛋吗？”

头疼，风滚草像往日那般转了一圈，又抬头看了看碧蓝的晴空，总算好好消化了这长长的句子：“所以，财流心阴为什么不把小熊留着以后卖更多小马币？”

“所以你发问是因为你真的不清楚？我的天哪，好一张无暇的白纸。”落光残穹睁大了眼睛。

“不明白，风滚草一点都不明白，连你的这句话也不明白。原来除了清旋姐姐之外的小马们，都喜欢玩谜语游戏吗？”

“笨。”落光轻轻敲了敲风滚草的头，不顾她那渐渐黏住的眼睛，一直在风滚草的耳边解释到夕阳渐落。

“风滚草，总算明白了。所以那小熊根本就不值钱，财流心阴只是为了让大家以更高的价格买下小熊，对吧？可是面包店的姐姐说小马币只会从劳动里长出来，原来还会从欺骗里长出来吗？感觉更简单一些，风滚草，要去试试骗小马。”夕阳一点点照在她那没有表情的脸上，有些温热，染成了

火红。

“别别别！”落光拽住了风滚草的蹄子，“哎，先带你找住的地方慢慢解释吧。塞拉斯蒂娅在上啊，但愿这张白纸别被染黑。”

走出小巷，热闹的集市早已归于夕阳下的沉寂，仅剩的几个菜摊也已经被渐渐收起。村庄是少有夜市的，白日的喧嚣若海岸潮水般渐渐褪去，显露出的是被掩盖住的宁静。

不算太大的旅店，若不仔细观察甚至与四周的房屋毫无差异。不知道是不是正在维修，还有一些未拆下的木架围绕在窗口，遮盖住了洒落的阳光。

“两个单马间，不包早餐。”落光把几张小马币用力拍在了柜台上，让老旧的显示器都晃了晃。柜台后那双疲惫的眼睛渐渐抬了起来，好像还有一丝怒意。

“落光，这样感觉不太好。”

“但可以再酷百分之二十...哎哟！”没等她说完这句话，一根木棍就落到了她的帽子上。

“现在的年轻马，真是不尊重老马啊！”柜台后的老雌驹又对着落光的头来了几棍子，不是很用力，最后重重地把几枚硬币和两张房卡拍在了她

的脑门上，“下次再乱拍我的桌子，接着被狠狠拍的就会是你！”老雌驹没好气地说道。

“哎，我一定要在马歌地图上给这个旅店打差评。”落光揉着脑袋，灰溜溜地拉着风滚草上了楼。

干净整洁的小房间，白色的床单洁净无瑕，却被窗外的夕阳染成了橙色。木制的小桌不知已经渡过了多少岁月，已布满裂纹却又结实无比。风滚草坐在床单上，吹了吹落光残穹的脑袋，好在没有受伤，看来那老雌驹也好好控制了力道。

“风滚草早就说过那不太好。”她又揉了揉，确定没有问题，才重新把帽子为落光戴上。

“但酷就是生命！”落光残穹争辩了一句，又叹了口气，“算了算了。我想也给你解释得差不多了，为了阻止财流心阴行骗，你打算怎么办？我前些日子发现了他在村子一角的工厂，如果能够记录下生产流程的话，我想这是个好机会。”

“听起来很有趣。风滚草，要参加。”

“你想清楚了？这可不是春日的郊游，这是突入行动。很酷的那种——但不太安全。”

“风滚草更担心落光小姐耍酷出事情来，风

滚草看过很多侦探故事，凶手...都很危险。”

“可不要担心，我可是有着周密计划的探险家！根据我的观察，工厂的门卫每天中午都会订外卖，我们只需要伪装成外卖员进入大门——告诉真正的外卖员我们代替接单就行了，反正他们都只验证蹄机尾号，门卫的蹄机号我早就背熟了，实在不行就把外卖员打晕。再之后我们找个理由留在工厂里接着换上工服，就可以自由探索那不为马知的秘密了——我才在垃圾桶里翻出来一套工作服，瞧，本探险家是不是很厉害？”落光残穹从包里翻出来两套还染着油的工作服，脏兮兮的，飞出来一只苍蝇。

“风滚草觉得，还是洗一下比较好。”

“那是当然，自助洗衣房二十四小时开门。”

“这个计划，风滚草觉得很不错。但为什么风滚草觉得，我们才像是小偷反派？”

“那是揭露黑暗，笨！你听我说，我们要...”

落光残穹滔滔不绝地讲到夜色彻底笼罩了小镇，风滚草都快要睡着了。直到落光自己的肚子都开始叫了起来，她才不好意思地和风滚草道别并约好明天再见，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宁静的春夜，可惜没有蝉鸣鸟语，但好在村里子也不会有车辆驰鸣。风滚草躺在床上，眼睛渐渐合拢。她只觉得这床柔软极了，比森林之家的木床要好上不少，但始终比不过奶奶的蹄子...渐渐地，渐渐地，思绪一点点蒸发飘散，她伴随着那洒落在侧脸的月光一起睡着了。

夜来

晨光一点点从窗口攀上床头，照亮了刚好微微睁开的淡蓝双瞳。打开窗，随之而来的是窗外丁香的香气与片片鸟语。风吹阵阵，却赶不走那属于过往的回忆。

吃掉一个果酱包，再吃一个，虽然没有吃早餐的习惯，但甜食总是吸引马的。擦擦嘴，像在家里一般理了理床面，又看了一眼远方的太阳初升。

“差不多到时间了。”风滚草喃喃自语道，推开了房门，发出了一阵刺耳的吱呀声，又按了按隔壁的门铃。门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走路声，衣柜门拉来拉去的声音，布料摩擦声甚至是跌倒在地的声音。风滚草有些担心了。

门总算打开了一道缝，落光残穹的脑袋一点点从缝隙里探出来。被简单梳理过的纹路仍然改变不了那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以及刘海下那双疲惫无比的眼睛。

“是你呀风滚草...有什么事情吗？”

“约定的时间，到了哦。”

“已经是这个时候了吗？”她看了一眼蹄表，“抱歉睡过头了，再等我半小时打理一下。”

“需要风滚草帮你吗？姐姐教了我很多打

扮的事情。”风滚草伸出了蹄子想要拉开门。

“不不不，不需要了谢谢风滚草嘿嘿嘿...别打开这扇门。”

“为什么？门背后有怪物吗？”

“差不多吧，大概是一种可以让马设崩塌的怪物。”落光的脸上滑落了一滴汗珠——明明现在的气温还算得上微凉。

“那就更要打开来看看了。风滚草，必须得帮助你。”风滚草更加用力了些，直到落光的蹄子拽不住门，整只马都倒在了地上。门后并没有什么妖精，风滚草只看到了乱糟糟的屋子，散落在地板上的旅行包以及到处都是的衣物。

“怪物呢？”

“明明还是只年纪比我小的雌驹，为什么力气比我大啊！不对不对，我精明老练的探险家形象也再也没有了，呜呜呜...”

“所以怪物呢？”风滚草把在地板上抽泣的落光扶了起来。

“跑了。”落光揉了揉眼睛，破涕为笑，“差点忘了你还是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小笨蛋。”

“又开始说谜语了，风滚草还是理解不了你

们说的这些。烦马。”

收收理理，落光残穹总算恢复了以往的样子，叼着柳叶拉上风滚草一起走向村子的一角。这不是太大工厂看起来像个仓库一样，甚至没有烟囱，被一道破旧而布满涂鸦的围墙环绕。入口处的折叠门充满锈迹，而一旁的保安亭里坐着一只盯着蹄机看的老马，懒洋洋地，像是睡着了。不论怎么说都非常糟糕的安保，不论怎么想都是个小作坊的样子。

“看来今天一切如常。”落光自信地点了点头，又走向了街道的一角，与那位身穿黄色制服的小马交头接耳了几句，最后提着纸袋走了过来，“到手了，厉害吧。”

“真厉害，所以风滚草可以吃掉一点吗？”

“当然不行，那太缺德了。”落光拍了一下风滚草的头，拉着她走向了保安亭。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请报一下您的四位蹄机尾号谢谢。”落光露出了无比职业的笑容，让风滚草怀疑她是不是早就习惯了如此。

“一七八九，哦，我亲爱的薯条快快来吧...说起来你们怎么没穿外卖服？”

“嗯...忘记了一次是很正常的，对吧？说起

来我们可以在这里上个厕所吗？有些...急，抱歉。”落光夹了夹腿。

“但我还不想上...”风滚草刚想说什么，就被落光残穹捂住了嘴，又被她瞪了一眼。

“等会儿，那为什么送个外卖还得两个小马？”

“带徒弟嘛，就是这样。抱歉我真的有些着急了。”落光憋了憋气，让那脸颊看起来红扑扑的——遗憾的是她的身体本来就是红色的。

“送个外卖还要拜师收徒？罢了罢了，马有三急，你们先进去吧。”他按开了折叠门的电钮。伴随着一阵电流声，落光拉着风滚草走进了工厂。

“慢着！”身后的保安又一步一步走了过来。落光的脸上渐渐浮起了几滴汗珠，渐渐回头露出了一个尴尬的笑容，准备伸出蹄子里的那根伸缩棍。而风滚草呢，她还是一脸茫然，正思考着自己到底算不算落光残穹的徒弟。

“厕所在厂房大门进去右转，这张访问卡拿着以防打不开走道门，离开之前记得还我就行。”递过一张小卡片，那保安又走了回去。

“哈，是只好马。”落光总算松了口气走进

了黑漆漆的厂房，在一处没有光的角落和风滚草换上了破旧的工作服，观察着厂房中心处来来往来的员工们。

传送带上滚动着的是一瓶又一瓶装好了的果酱，滚入纸箱中，然后堆在一起被叉车带走。

“所以，这和小熊又有什么联系？”风滚草疑惑不解。

“不对，这完全不对...财流心阴经常都会走进这个厂房的，我还偶然听到过他和别的小马在这里交谈小熊生产的事情。”落光揉了揉额头。

“也许只是买个果酱呢？”

“买果酱怎么可能直接到工厂来？笨，又不是进货。”

风滚草还是理解不了，为什么在商店和面包店都可以买的果酱，不能在工厂里买。正准备发问，一阵熟悉的声音传来，他们只好赶紧假装成质检工人。

“一点点好处就会为我说话，那群村民可真蠢。等卖完那十只小熊，我一定会把奴隶契约的使用金交给您的，按照合约那样，不必担心。”财流心阴和另一只高大的雄独角兽走在一起。那只雄驹

身穿一套暗蓝色的西服，顶着一顶黑色的高帽，下方是一张冰冷而沉着的脸，老练而有些凶恶。

“新来的？”财流心阴停在了风滚草的旁边，拿起了一瓶果酱。

“是的，咱是新来的...你是大老板吗？”风滚草觉得自己扮演得不错，而落光则相当担心。

“这瓶不合格，不知道发着呆在干什么。一会儿去找财务结账走马吧，别让我再看见你。”他又转头看向了那只高大的雄驹，婀娜奉承起来，“嘿嘿您大人不记小人过，上面的伪装质量差点无所谓的，下层区车间的可不是这种废物，果然还是得用上大人您的奴隶契约才行呀。”

“这里的安保简直形同虚设，你最好注意一点。”那只雄驹开口了，声音干冷而尖锐，让风滚草很不好受。

“是是是，您说得对，我今晚就开始整改。”财流心阴虚伪地笑着，陪那只雄驹走进了电梯。在电梯门合拢前的那一瞬间，风滚草看到那双深紫色的眼睛，在盯着自己，贯穿了心灵。这视线令她感到刺痛。

“别发呆了别发呆了，差点就被发现了。”

落光把风滚草拽到了一边，“看来我的推断确实没有问题，看本探险家是不是很厉害！快去按电梯吧。”

“坐电梯下去不会刚好撞上财流心阴么？”

“对哦...看来你还不是只会拖后腿的嘛。”

落光尴尬地笑了笑，“楼梯间在哪，走吧。”

“滴滴”，楼梯间的门被轻松打开，多亏了门卫的访问卡。楼梯间脏兮兮的，似乎已经很久都没有小马来过了，霉菌布满了白色的墙壁与灯管，让这里看起来暗暗的。风滚草和落光残穹没有出声，悄悄往下走着，然后推开了底部的那扇门。映入眼帘的是一片巨大的矩形空间，没有窗户，只能看见旋转着的通风扇，压抑无比。一排又一排的小马站在传送带的旁边，机械地组装着一个又一个小熊玩偶，两眼无神，仿佛丢了魂似的。

“快看那里！”落光轻声说道，用蹄子指向了传送带一头的染色车间。当然没有什么金子，不过是一池子廉价的黄色染料加上合成金粉罢了。

“这下算是证据充足了。”她举起蹄子上的相机连续拍下好几张照片，再换掉了相机上的储存卡，又拍了几张。

“看来财流心阴确实在骗小马...不过风滚

草觉得那些小马也好奇怪，像是玩偶一样无力。”

“流水线上的小马不都是那样的吗？先不考虑这个了，我们得快点脱身。”落光拽着风滚草的蹄子准备往回走，却突然眼前一黑。头被袋子套住了，身体还被一根绳子拖走，而蹄子上也传来轻微的刺痛，耳旁则是一阵阴笑。

“嚯嚯，一只天真的小陆马，一只耍酷的小天马，怎么可以来破坏生产呢？”

渐渐地，她的眼前归于一片黑暗，那是短暂的沉眠。

困局

“落光残穹，醒醒。”一阵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回荡，身体似乎被什么东西摇晃着，仿佛妈妈的摇篮。

“醒醒醒醒，风滚草需要帮忙了。”摇晃的力气更大了些，这次恐怕算是台风的吹拂了。

啪啪啪，随着脸上传来的疼痛感，落光残穹总算睁开了眼。映入眼帘的是坐着的风滚草，以及锈迹斑斑的铁栏杆。

“你总算醒了，风滚草还以为你也去彼岸花地了...风滚草醒的时候财流心阴和风滚草说了一大堆话，但风滚草一点也没有听懂，所以也没有回答什么——但他反而还急了起来，说等你醒来再慢慢问，真是令马迷惑。”

“嗯...这大概就是风滚草的一大天赋吧。”她苦笑一下，也站起身子来。四周都是坚硬的混凝土墙，而面前则是坚实的铁栅栏，门也被上了锁。不管是通风管还是下水道，似乎越狱故事里的漏洞没有在这里出现，连衣服里的工具也已经被收缴干净——总不能用锤子挖个十九年吧，落光有些害怕了。

“哟哟哟，左顾右盼干什么呢？逃不出去的，

又不是独角兽，也省得我用魔法抑制坏了小可怜鬼们。连工作证都不伪造一张就想混进来，那件不合身的破工作服真是蠢得可笑。”

“可以放我们出去了吗？风滚草按你说的把落光残穹叫醒了。对了，如果可以的话能不能给风滚草一个果酱包？风滚草用小纸片...小马币和你换。”

“去去去一边去，我不和傻子说话，”财流心阴无视了风滚草。

“那我劝你快点放我出去！我在外面包围的队友过不了多久就要突入这里了，抵抗是无用的，抗拒从严！”落光大吼了一声，身体却微微颤抖。

“还装什么呢真是，你的背景几分钟就查清楚了，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孩而已，虚张声势...你打算就这样走掉然后回家看你的动画片吗？嘿嘿，等我新一批的奴隶契约到了，就成为我司光荣而忘我的员工吧——最喜欢你们这种精力旺盛的了。”

财流心阴的背影消失在了走廊的拐角，留下来一只看视她们的打手站在一旁。

“落光，奴隶契约是什么？”

“不知道，听起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咚咚，咚咚，心脏跃动着，精神紧绷着，落光头一次感觉到了绝望，他似乎触碰到了可以把自己吞噬得连骨头都不剩的黑暗却完全无法反抗，甚至拖累了好友一位。她绞尽脑汁思考着脱身的办法，却绝望地发现越狱小说里的办法好像没有一个可行——看来只看小说也不行，得多多实践。可是越狱又该怎么多多实践呢？

就在他胡思乱想之时，风滚草先开了口：“那位先生？风滚草有些口渴了，可以把风滚草包里的香蕉牛奶给风滚草吗？”

“你当我是大好人么？可怜鬼。”

“但风滚草真的很口渴啦！真的真的，需要一瓶香蕉牛奶。”

“不给。”

“真的真的很需要那个，风滚草。”

打手有些心烦了，想着一瓶牛奶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一个傻子也想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点子，索性就从风滚草的包里翻了翻，拿出了一个瓶子，滚进了牢房里。

“你还真是有心情喝东西。”落光无奈地笑了笑。

“也不一定。”风滚草举起瓶子一饮而尽，
“你要知道，风滚草既不会饿，也不会渴，除非饿了。”

“不会饿？这怎么可能？”

“是呀，这怎么可能，风滚草也不清楚。”
话音刚落，一道锐利的魔法光束便融化了眼前的铁栏杆，“就好像魔法的事情一样，风滚草想不清楚，但它就是这样运转着。”

“这，这不对吧...”打手的衣领也一点点化作了液体，他拔腿狂奔，脚步的回声在狭小的走廊中撞来撞去，甚至落下了黑色的墨镜。

“风滚草，你到底是谁？或者说...你是什么？”

“是一团风滚草。”她笑了，收拾好了行囊，拉起了落光的蹄子一路狂奔。

“传送咒，可以用吗？”

“很抱歉...风滚草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就好像风滚草不能搬走一块弄丢在森林里的翡翠，得先找到才行。”她停在了电梯口，“但是风滚草至少认识这个，可以把我们搬到地面去。”

“不走楼梯了吗？”

“这里没有楼梯相连，风滚草感应过了。”

缓缓抬升，又缓缓停下，电梯门打开在了一处走廊的拐角，然后渐渐关闭，看样子是一处被涂成四周颜色的隐藏电梯口，不仔细观察还真找不出一点痕迹。悄悄前进，越过一个又一个拐角，总算回到了工厂地表的大厅。风滚草和落光残穹蜷缩在木箱的后面又看了一眼敞开的大门，夕阳渐渐洒了进来，却不可触及——财流心阴就站在正门抽着烟，似乎在等待什么。

循着监控的死角，悄悄绕了一圈。没有找到别的门，等到的却是警报的响起，她们大概是被发现了。

“这是怎么回事？”那个冰冷而尖锐的声音从正门传来。

“只是一点小意外，小意外嘿嘿，有两个自以为是的小鬼头跑了进来还差点把小熊的事情捅出去了。”

“我不关心你那什么低劣的小熊，但你最好不要把奴隶契约落在阳光下。”他突然掐住了财流心阴的脖子，又扔到一边——不是用蹄子，而是用魔法凭空把他浮了起来。风滚草好像见过这样的场

景，在电视机里——哦，达斯·马达那样的角色，喜欢这么做。

“咳咳咳不会的不会的，您放心。”财流心阴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又恢复了往日那阴险而虚伪的笑容。

“你这种小马，我是一刻都放心不了，信任你就是个错误。”他的独角开始充能，紫色的光线渐渐汇聚，化作一道锐利的闪电把风滚草面前的木箱打了个粉碎，然后被一道淡蓝色的护照弹开，烧穿了一侧的玻璃，异常刺耳。风滚草站在那里，而一旁是颤抖着的落光。

“魔法，果然好可怕。”落光残穹缩到了风滚草的身后。

“那位先生，你叫什么名字呢？风滚草是不是惹你生气了...要风滚草去买一个果酱包给你吗？还有，你旁边的那个财流心阴，很坏的哦，别相信他。”

“你是不是不太熟悉状况。”落光摇了摇风滚草的蹄子。

“状况？什么状况？”

“风滚草...记住你了，好美味的魔力辐射，

合适到不能再合适的马选。”那只高大的雄驹一步步走了过来。

“所以，风滚草和落光可以走了吗？”她歪着头。

“这么美味的猎物，怎么可以走掉呢？”他浮起一台机器砸向了风滚草，又被一道淡黄色的魔法停住重重地落在原地，引得整个工厂都震动起来，烟尘四起。

“哎哟，我价值十万小马币的机器呀！”角落里的财流心阴痛心疾首。

没等风滚草说出下一句话，一株尖锐的藤蔓就快要刺破她脚下的天花板，而两块不知从何而来的巨石也一左一右夹击着风滚草。轰！两块巨石合拢在一起，而锐利的藤蔓从缝隙中穿过直指云霄，一切似乎就这么静止了，仿佛还能听见外面的鸟鸣，而渐渐地，裂纹一点点在巨石的表面攀爬着，一点点洒露出了金色的刺眼光线，最后占据了工厂里每一只小马的眼睛。金光之后，巨石或是藤蔓都消失不见，仿佛梦境一般，而工厂也变为一片平地。若不是那被冲飞到数十米高又重重落下的厂房屋顶与碎裂坍塌在四周的墙壁，再加上那蔓延冲天的灰

色烟尘与重物落地的剧烈声响，落光还会怀疑自己被突然传送到了一处广场。

“冲击咒呀，有趣的小把戏，不过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动能大到这个地步的...你可比这个小工厂有价值多了。”

“感觉确实不太好，风滚草好像一不小心把厂子炸掉了...落光，可以走了吗？而且风滚草真的好困。对了那边的先生，可以下一次碰到的时候给你道歉吗？”风滚草喊道，随后和落光一起化作了两颗淡黄色的泡泡消失在了空气中。

“会逮到你的。”干冷的声音随着那具高大的身影一起消失在了黑暗里。

“你们都开心了，只有我不开心！工厂，我的工厂啊！我的工厂，我的钱！”晚风吹过，只留下了一片冷冰冰的废墟，以及一位破产者那溶解在无情夜色中的哭泣声。

无
解

晨光中的空气是那樣的清新与悠然，日光洒在街道上，一点点照亮了那多彩的墙壁，以及那窗台上刚刚探出枝头的盆栽，唤醒了属于春日的生机。

她们推开警察局的门走了出来，一株小花渐渐飞到了风滚草的头上，却让她打了个小喷嚏。

“好麻烦好麻烦，明明风滚草只是想来村子里看看，小马们平时都有这么多事情处理吗？”

“大概是你运气不好才刚好碰到这种大事了，村子上的治安明明不错的。”落光尴尬地笑了笑，“还有下次你还是别突然就开始传送，弄得我昨晚都吐了好几次。”

“很抱歉很抱歉，风滚草不会这样了...这个羊角包，给你的，可以原谅风滚草吗？”

“谢谢啦——我说，你又没犯什么错，我还得谢谢你呢，要自信一些呀风滚草。”

“自信是什么？”

“笨。”

穿过古老的街道，凹凸不平的石板路让蹄子稍稍有点疼。风滚草差不多学会精准控制空中的物品了，熟练地把一块羊角包塞到了落光残穹的嘴里，喂得她连肚子都有些胀。

“也总算是结束了呢，财流心阴被抓获归案了，证据照片多亏我准备了两张储存卡。而造成魔法震荡的小马正在被通缉——不过谁又能想到是一只不谙世事的陆马做出来的呢？哦，我还不知道你到底算不算小马，天哪。”

“风滚草就是风滚草，说过一万次了哦。”

“好好好，就是风滚草...不过我还是有些在意那只高大的独角兽和他嘴里的奴隶契约，你觉得那会是什么？”

“奴隶是什么意思？”

“唉...”

再往前走几步，又回到了前几日那马声鼎沸的喷泉广场，又窥见了那碧蓝晴空下倒映着悠悠白云的潺潺流水。泉水刚刚打湿了风滚草的发梢，她们就被一群小马围得死死的。

“财流心阴就是她们告发的，我都看见她们从警察局里出来了！”领头的小马站在了那个熟悉的高台上，用蹄子指着她们大喊道，“财流心阴为我们带回来小熊多不容易哇，哪怕渠道有问题也情有可原——但就被你们举报了！那今天，就别想离开这里了！”

“绝对走不了!”马群起哄道。

“那是小熊本身就有问题!”落光残穹高举起了几张照片,引得众马抬头,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盯着照片中那一只只被染上黄色染料和金粉的小熊。一些小马的瞳孔渐渐缩小,开始颤抖起来。嘀嗒嘀嗒,明明没有下雨,蹄下的石板路却被不知是何的水滴打湿了。

“哼,不论哪只小马都能看得出来你那张图片被你修改过了,要么就是马工智能画的!我可在财流心阴那里买过两只小熊等着升值,真的假的我能知道吗?”

“确实确实,你们才是骗子!”稍稍动摇的马群又开始躁动起来。

“但警方很快就会通报案情了,大家没必要这样焦躁地揣测...”落光的声音一点点被马群的议论声覆盖,她开始担心起来。

“你们就是想拖延时间离开这里,哪有这么简单!大家听我的,先把这两个骗子逮住!”领头的小马蹄子一挥,众马就一下子扑向了包围圈的中心,却发现自己的怀中只剩下一颗渐渐消失的黄色泡泡,以及一只受惊的小虫,它慌不择路地飞入了

猪笼草的口袋中，舔舐着蜜不再愿意离开。

“又是突然传送哇，难受得不行...”落光残穹一下子倒在柔软的床上，拉了拉风滚草垂落的小麦色发丝。

“风滚草讨厌被围住，没办法。”她也学着落光那样扑倒在了床上，“好奇怪，明明坏马已经被抓住了，风滚草没做坏事，为什么小马们要抓住风滚草呢？是风滚草弄出的动静太大了吗？”

“不，因为小马们都不会承认自己是上了当的笨蛋。”落光笑了笑，“特别是投入期待与小马币的时候。”

“小马们是不是笨蛋，风滚草不知道。但风滚草知道，风滚草是一个听不懂谜语笨蛋。”她打了个滚，就像风滚草那样，“接下来风滚草要再进一步了...广场上贴的地图，风滚草有好好研究过，坐长途车往西可以到一个不小的马蒂冈镇。风滚草，想去看看。落光残穹，会去吗？”

“很抱歉。”她苦笑一声，“闹够了，还是要变成一只现实的小马啦。探险家的经费，我得去凑一点了——我想你又会听不懂了，简单来说我得留在村子上工作一段时间，这是不是很不符合我的马

设呢？另外马蒂冈镇...那里可不属于小马利亚，你可以不要在那里说错话了哦，被神棍们抓起来了就糟糕了...”

“大概吧，你需要小马币了，对吗？”风滚草忽略了最后那句她听不懂的话，从包里翻出来一大堆彩色小纸片，“这些够了吗？”

“不不不，勇敢的探险家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落光又费力地把纸币塞回了风滚草的包里，抚了抚她的头。比奶奶的抚摸要用力一些，但又温暖而有序。

晨光，午阳，晚霞，白色的客车连同整个世界都一点点被残阳涂上了茜色，该为夜的登场打扫那天空的舞台了。

“是时候了哦，但愿还能再次见到你，风滚草。可惜你没有蹄机，联系起来会很麻烦。”

“风滚草会在以后试试蹄机的，虽然现在看来还是好难操作...但风滚草已经记住了落光的蹄机数字。”

“是号码。”

“好啦好啦，蹄机号码，风滚草会和你联系的！”

“期待哦，我还有很多事情想要问你呢...也没有时间再说什么了，可别错过了车。那么，祝平安喜乐。”她最后映在风滚草眼中的，是夕阳下那张依旧充满着热情与希望的笑脸。

风滚草跳上了长途车，在窗边对着站台上的落光残穹挥了挥蹄。周围的景色开始渐渐倒退，一点点模糊，最后消失不见，随风而去。

神明

窗外的景色一点点变得清晰起来，道路两旁的原野渐渐过渡为了古旧的建筑，若隐若现的裂纹展示着来自岁月的伤痕，却又染着刚涂好的漆——保养得很好。

摩肩接踵的车站，让风滚草差点喘不过气来，这里的小马简直比上一个村子里的多上太多了。风滚草的怀里被传单塞得满满当当，书上的“旅游区”大概就是这种东西吧。

走出车站，映入眼帘的是两座巨大的方塔——不对，是连在一起的一座大教堂。中间是被密密分割的圆环而两侧则是方形垂直的高塔，那耸长的窗如同两双黑黑的眼睛一般令风滚草有些不舒服。教堂的中央是一座黑色的尖顶，比正面的双塔还要高上些许，据说曾被燃烧过。

买上一根冰淇淋，在哈密瓜的甜味中嗅着春日的风儿于建筑群间走来走去。这里总是能见到许多穿着白袍的小马，风滚草觉得那也许是什么化妆游行。不知为何，教堂里发出几声沉重的钟响，以及密集的吟唱声，引得风滚草跟着小马的队伍挤进了教堂。远远地能看见烛火下的高台，一只穿着白衣的小马头顶白色的尖帽，大声吟唱着——风滚草

只觉得他有些滑稽，不小心笑出声来，又被持续的神歌声盖过。木制的长椅坐满了小马，一排排从高台蔓延到门口，他们虔诚地跟着白衣马的曲调吟唱着，渐渐停止。

“马和华对马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马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比起这无聊的朗诵，风滚草更喜欢看看那折射着阳光的彩窗，变换着映出了一只抱着婴儿的雌驹。这讲道呀，明明每个字风滚草都认识，为什么连起来就听不懂了呢？她有些昏昏欲睡了，一不小心靠在了身旁小马的肩上，又被她的蹄子摇了摇，渐渐清醒过来。

“累了吗小家伙？要好好听神父讲道哦，不行的话靠在姐姐身上歇一会儿也好。”是一只同样身披白袍的雌驹，独角兽，从头发到身体全是雪一般的白色，偏偏却又留着一对红色的眼眸。看上去和清旋姐姐差不多大，或许也差不多温柔。

“神明是什么？”

“呀，别开玩笑。”她笑了笑，“当然是我们神圣的主，祂爱我们所有小马。”

“哦，是送礼物的老爷爷吗？”

“不对不对...你真的不知道么？”

“风滚草，完全不知道神明是什么——但我会写这两个字哦，风滚草有好好学习。”

“真是天真的小家伙。”她笑了笑，“发圣餐饼了，去拿一个吧，也让祂看看你。”

白色的小饼一片又一片，被神父塞到了小马的嘴里，长长的队伍缓缓前进总算排到了风滚草——没什么味道，不好吃，她本以为能让这么多小马排长龙的会是什么山珍一类。

“对了对了，要用小马币来换吗？”风滚草翻了翻背包。

“真是对主的不敬，一看也是买不起大赦的。”风滚草被一旁的小马瞪着推开了。

不理解，真是不理解，风滚草又做错了什么吗？她只得一步一步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要不要弥撒结束后去我家里坐坐？作为见习圣女，当练习练习讲道好了——就叫我云曦雨落吧”

“虽然斑马小姐说...嗯，风滚草觉得你不是坏小马，那就这样吧！”她笑了笑，走出了昏暗的教堂，明媚的阳光稍稍有些刺眼。

天色渐暗，来来往往的游客也慢慢变少了，变作一班又一班的客车驶向了远方。小马们为什么要去旅行呢？会不会也在像风滚草一般，去试着遇见？

攀上三楼，推开门再打开明亮却柔和的电灯，扑面而来的淡淡的花香味，最显眼的则是落座在沙发上的几只毛绒玩具。餐桌的花瓶里栽着几只水仙，与淡黄色的墙壁相衬，仿佛在打开花瓣眺望着墙壁上的那幅向日葵。一旁的窗户外满是夜晚的灯火，最明亮的是那座闪着灯的大教堂，虽然里面些许黑暗。冰箱立在厨房的一角，被五彩斑斓的冰箱贴占满——马哈顿，坎特洛特，云中城，泡泡湖，宁水镇...这位圣女小姐一定已经遇见了很多吧，风滚草想。

芦笋，切成片，倒入锅再加上豆腐干，铁锅热油滋滋响。等到香气弥漫在屋子中，等到豆腐干变得金黄，就把他们都倒入盘子中，哪怕刚刚蒸发的水汽还在飘荡。再热一热昨日的蘑菇好汤，添上

饭就可以摆在餐桌上了。

“招待不周，非常抱歉。”云曦合了下蹄子。

“不，风滚草很喜欢这些！”风滚草也滑稽地学着云曦合了合蹄子，让她被逗笑了。

“如此天真，如此真诚，如此纯粹...我很久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灵魂了，愿主的光辉庇佑你。”她轻轻祷告了些许，然后又暗暗叹了口气，“主会宽恕我们的罪，愿主会宽恕我们的罪，虽然我不知道教廷已经变为了何物，主，请再一次注视我们。”

“云曦姐姐，你是在和谁说话吗？”

“嗯，我在和神明大人说话。我想要我们得到祂的指引和宽恕，因为教廷已经做错了太多太多——怎能可以售卖主的大赦呢？金钱的铜臭玷污了主的国，可惜我也只能在屋里抱怨一下罢了，教廷的小马听不得这些。”

神明，宽恕，大赦，国...一连串的词汇让风滚草的大脑停住了半晌。不管了，那些也不重要，一点都不乐，但食物总是好的，填饱肚子永远是重要的。豆腐好，小马坏。

“明天的新马讲道会，我得去考核了。风滚草也要去看看吗？”

“嗯，正好风滚草也是来遇见的——所以要看看任何东西。”她笑了笑。

“如果有不明白的神学问题，也要问一问神父哦——别太过分就好。”

“风滚草明白，谢谢云曦姐姐。”虽然风滚草并不知道过分是什么程度的过分——只要别说谜语就不叫过分吧。她这么想着。

晚风轻轻在古旧的街巷中穿梭，令烛火渐渐飘动不稳。几队白衣小马在马蒂冈镇的街道里四处游荡着，头发被白袍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清脸的形状。多可惜呀，又有多少小马和他们一样低头错过了天空中的千万星点与乳白色的银河丝带？北极星的光子旅行了四百三十年穿过了如此空旷的浩宇，你是否为旅马指引了方向，亦或者只是化作眼角的一瞬？

夜，风滚草感觉有些热，踢开了被子还是动弹不得。云曦雨落的家里只有一张大床，摆满了毛绒玩偶——不知从几点开始她就下意识地把怀里的毛绒猫换成热乎乎的风滚草了。风滚草想转个身，也没办法，只好看了看月光打个哈欠，再试着一点点睡去。

质疑

清晨的微光点点从窗口一路洒到了床头，令尚未睁开的双眼也从那黑暗中渐渐窥到一缕金色。从梦乡中离开，艰难地睁开眼，排在一旁的是整洁的毛绒玩偶，似乎缺少了什么——对了，云曦雨落不在这里。好在厨房里水液沸腾的微鸣和玻璃瓶碰撞的清脆声响提醒了风滚草她的去向，好让她安心地再微眠一会儿，哪怕只是一小会儿...

“该醒啦，该醒啦，再不起来面就坨了哦。”伴随着轻轻的晃动，风滚草再一次睁开眼。与笑容相伴的早餐，能够嗅到花香与和谐，还有从未远去的温暖。

简单洗漱，坐上餐桌，淡黄色的面条中镶嵌着松露与奶酪，再被一片罗勒叶点缀于尖顶，令那蒸汽一点点扑上脸颊。咸咸的又带有清香，风滚草还是第一次吃这种面条，和森林之家那种细细的白面不一样——可惜有点腻。

擦净餐桌，打理衣装，云曦雨落和门后的玩偶们道了个别，便拉上风滚草再一次回到清晨的阳光下。小马还是那样的多，半睁着眼的白袍马们依然那般游荡着，一只小幼驹想去拉扯他们那洁白的衣角看看里面究竟藏了什么，却又被一旁的母亲慌

张地拽回去训了一顿。风滚草也好奇呀，难道他们就是那样喜欢白袍子么？那一定是本月的超级流行款。

再次踏入那黑漆漆的教堂，里面挤满了白袍小马与正被推出门外的游客。那巨大的十字高悬在教堂的尽头，高耸而尖锐，不像是保护神，反而令她不安。

“风滚草，你就坐在这里吧，偏前面的位置听得清楚些，我就先去准备了。”她笑了笑，与另一群白袍小马走进了高台后的房间。

回荡在教堂中的喧哗一点点平静下来，最后只能听见轻微的心跳，随之而来的便是浑厚的神歌，整个教堂的每一只小马都齐声吟唱着。哎，真是可惜，风滚草不会唱这个，甚至都听不懂——但愿不要打扰这场合唱会吧，她想着，只得学着样子哼上几声，跑调了。

乐声渐渐停止，一只年迈的独角兽登上高台，神情严肃。

“主啊，您全能，全知，全善，我们赞颂您的功绩与慈爱，我们唾弃小马的罪。主，我们将为您挑选合适的代言马，希望您能够好好注视他们，

挑选他们，且原谅他们的罪。感谢您创造了世界，构筑了魔法，萃取了友谊，放飞了谐律，全能如您。阿门。”

“那我们的罪也是神明大人创造的吗？”风滚草疑惑地喊道。

片刻的鸦雀无声。

“第一只小马吃下了禁果，而我们作为他的后代，自出生就有罪。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救赎，信祂得大赦，不信得灾祸。”

“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有邪恶吗？”像财流心阴那样，她想。

“是的，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皈依主。”老独角兽有些不耐烦了。

“但还要那么多小马因为邪恶而受伤，风滚草也见过不公，神明大人为什么不解决这一切呢？他明明是全能的，风滚草，想不明白。”

“因为祂需要考验我们的意志。”

“神明大人不是全知的吗？或者他喜欢看看闹剧...不对不对，可是神明大人又是全善的，风滚草，越来越想不明白了。欸，说起来那禁果不

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吗，那也是神明大人创造的？”

“放肆！你这样不洁的小马，不能登上祂的国，也会被最终审判！”

“欸？您生气了吗？对不起，虽然风滚草也没有听懂这一句…对了，风滚草想出主意来了！既然您可以和神明大人说话，您能不能给他说，让他撤掉我们的罪，顺便让草地里长出果酱包来？如果会发胖的话，就让全能的神明大人帮我们解决一下吧，毕竟他那么善良…哦，我还想见见奶奶，求求了哦？”

“还敢讽刺主的存在，异端！我们现在就需要审判你！”

“讽刺是什么意思？”风滚草歪了歪头。

“教廷护卫，把这个异教徒打进大牢，择日审判。”老独角兽面无表情地说道，又继续讲起道来。

风滚草突然被一群身穿铁甲的小马围住，正当她还在思考着这群小马头盔上的十字为什么都长一个样子的时候，就被一棍子打晕过去。

黑色。

再一次醒来，眼前便是冰冷的铁栏杆。哦，铁栏杆，又是铁栏杆，小马们生气后喜欢把别的小马关进铁栏杆房间里，风滚草又记住了新的知识。

好在她并不是无聊地孤身一马，和风滚草一同被关在这里的还有三只衣衫不整的小马，其中一只还穿着破破的白袍。他们看上去饥肠辘辘的，说不定已经被关上不少时间了。

“新来的，醒了？说说你是怎么进来的吧，让我们乐呵乐呵。”靠着栏杆的那只陆马说话了。

“大概是因为风滚草让高台上的那位老爷爷生气了吧，其实风滚草也不是很清楚。”她摇了摇头，“歇一会儿风滚草再出去。”

“得罪了神父，还想走？没那么容易。”角落里的独角兽叹气道，他的独角被一个发光的小铁环套住了，“那就还是由我们来让你乐呵乐呵吧，我在教堂里不小心踩到了带十字的地砖，然后就因为‘践踏神明的权威’被送进来了。”他自嘲似地笑了笑。

“我开了个马稣的蹄子有洞遮不住眼睛的笑话——没注意到旁边就有教廷护卫。如你所见，我现在光荣地出现在这里了。”靠着栏杆的陆马说道，引得众马一阵欢笑。

“至于我。”那只穿着破白袍的小马开了口，“我用圣餐饼喂了只猫，随后就因为不尊重主的躯体被抓起来了——我有罪，愿主宽恕我。”

“活该，神棍。”另外两只马异口同声地说道。

“肃静！”随着护卫威严的叫喊，那只老独角兽披着白袍又出现在了铁栏杆的另一侧，袍子的末尾还被后面的一只护卫不小心踩了一脚——然后这牢房里又多了一只刚刚还是护卫的小马，他的罪名是“预谋玷污神明代言马”。

“我为神明立过功，我为教廷流过血。神父你不能这样。我要见教皇！我要见教宗！”可怜的前护卫大喊道，没能推开渐渐关上的牢房门。

“好了，有几个要买大赦的？”老马无视了前护卫的叫喊，朝着牢房内喊了一句，“一万小马币，主会宽恕你们的。”

“想都别想！”角落里的独角兽喊了一声。

“那就慢慢等着小马利亚那边查到失踪后再向我们施压吧，少说你们都得在这里再饿几天。”他甚至没有看向那只独角兽一眼，转而盯着风滚草，“倒是你，居然胆子大到在教堂里直接侮辱主的荣光。而且我们才查清楚了你好像没有小马利亚国籍呀——那可真是任我们宰割了，也好久没有砍异端的脑袋了，除非嘛，十万小马币，主也是可以‘全善’一下的。”

“砍掉脑袋还怎么吃果酱包呢？一点都不好，风滚草不喜欢。”

“呵，那就继续玩的小讽刺吧，不过我倒不会真的砍了你，毕竟我有一位老朋友对你很感兴趣…我先走了。”那只老独角兽化作一个紫色的魔法泡泡，消失在了空气中。

“所以讽刺到底是什么意思呀，就没有小马给风滚草解释下么？”她自言自语道。

哦，等等，好像有什么声音，只存在于脑子里，一点点清晰起来了。哦，是云曦姐姐。

“明日，午后，速救，勿担心。”断断续续的话语若火焰旁的空气般飘忽不定，在风滚草的

脑子里一点点出现，又渐渐消失。她觉得大概是因为云曦姐姐明天下午要来这里找她，于是暂时打消了用魔法把一旁的墙炸个大洞的念头，和另外几位倒霉蛋聊起天来。

审判

黎明，猫头鹰的叫声在空气中回荡，送走了那渐渐褪去的月色。天边一点点变为淡蓝，还没等到第一缕阳光洒入牢房，风滚草就在睡梦中突然被套住了脑袋，然后被一群小马拉走。

总算拉开了那略略过紧的袋子，又是这黑漆漆的教堂，两侧都是燃烧着的烛台，而下方则是几排身穿白袍的小马，袍子下黑漆漆的，不知到底是什么。

风滚草被绑在木椅上，头上还有一顶圆润的铁帽子，连着一根长长的黑线，看上去有些滑稽。绳子有些紧，让她只好用魔法把它们都松开一些——风滚草本想把它们都扯断，但又想着自己已经那样惹神父大人生气了，便只好作罢。

“今天，我们在此审判异端，我们要为主正道，我们要敲响警钟，让愚昧的世人看看不信的代价与堕落的罪！”

“主注视着我们。”台下的小马们齐声喊道。

风滚草很困，就快要睡着了，却又被泼了一盆冰冷的凉水——真是不礼貌。

“异端！告诉主，你为何要侮辱祂的伟力？”

“伟力是什么呢？意思是神明大人很厉害吗？不过好可惜，我发现监狱窗户外面的草地上没有长出果酱包…神明大人也喜欢拖延吗？风滚草，能理解，毕竟清旋姐姐有时也喜欢。”

“不知悔改！”神父按下了一个开关，让木椅闪烁着电光与刺耳的电流声。但风滚草觉只得蹄子有些痒痒的，像是被羽毛挠着。

“异端！告诉主，你为何不信？”

“信什么呢？”

“明知故问！”神父又怒着眼按下了开关，风滚草轻轻打了个哈欠——她好久没有玩挠痒痒游戏了，上一次还是在森林之家里。

“异端！主已经知道你不可救药，但全善的主给了一次大赦的机会，悔改你的罪罢，赞美主的善罢！只需要一点小马币，一点而已。”

“欸？原来全能的神明大人也喜欢小纸片么…他为什么不自己造一些呢？”

“无药可救！”神父再一次按下了开关，还把一个小旋钮旋到了最右边。挠痒痒的感觉一点

点变成了轻微的刺痛，但风滚草觉得这还远比不上森林里那扎蹄子的板栗。五分钟过去了，这讨厌的感觉才渐渐停止。

“神父大人，这只陆马恐怕非同寻常，刚刚的量已经足够让五只小马下地狱了。”神父旁的一只小马窃窃私语道。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这才是他感兴趣的小马，能卖上不少钱的小马。他傍晚会来，好好准备迎接。”

“是，以主的名义。”

风滚草被粗暴地扔进了单间牢房里，她打了个大大的哈欠，在初晨那穿过窗户的微光下，渐渐睡着了。

再一次醒来，地面上的光丝又渐渐偏移了几分，不知道究竟已经到了什么时候。如果再等不到云曦来的话，风滚草就不得不又一次惹神父大人生气了。好在时间恰好，牢门处传来了一点点轻微的响动，风滚草被一团看不见的东西拉走了，渐渐地，她自己的身体也化作透明。

“欸，您是什么呢？对了对了，风滚草还要等云曦姐姐，麻烦您放…”她的嘴被一团带香水的棉布塞住了，只好被拽着一起奔跑。

到了无人的拐角，晃荡的空气中才终于显现出一只戴着白袍的小马，雪白的皮肤与血红的眼睛…哦，是云曦姐姐，看来她没有迟到。

“小笨蛋，真是会闯祸…快把这个袍子戴上出去吧，跟着我就行别乱说话。哎，谁知道审判被提前了，可怜的小家伙，让你受罪了。”

她们不紧不慢地穿过了一个又一个房间，终于到达了出口，说不定是因为午后阳光正好，连门卫都快要睡着了，草草检查了下证件便打开了大门，甚至没有注意到跟随在后的风滚草。再次回到那熟悉的屋子里，只不过这一回气喘吁吁。

“嗯…谢谢你，云曦姐姐。”风滚草一边喝着奶油蘑菇汤，一边吹着气。

“天哪，看来马蒂冈确实不太适合你这种天真的小家伙，恐怕这里是神明已经放弃了了的堕落之地。”云曦擦了擦脸上的汗，喝下半杯冰橙汁，“风滚草，好好休息一晚上吧，明天早上步行出城不要去车站，我送你走。哎，早知道就好

好学学广域传送咒了，对不起我的魔法课老师。”

“传送吗？风滚草也会那个，风滚草现在就可以出去哦！虽然能够记得的地方都太远了，但正好还够得到那个村子…”

“别开玩笑啦风滚草，你没有角哦，明早乖乖跟紧我就好。主会保佑我们的。”她轻轻抚了抚风滚草的头，把橙汁一饮而尽，便端起盘子走向了厨房。

星来日走，夜的黑色接替了晴空碧蓝。除了那来回游荡的白袍马队，恐怕街道上就只有匆匆穿行的小猫了。它好奇地看了一眼举着火把的白袍马，却又被那无情的火焰赶走，跳入水沟。

已是半夜，风滚草在睡梦中被绑在藤蔓上晃来晃去，渐渐醒来——哦，原来是云曦姐姐的蹄子。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天被突然叫醒，她都快要生气了。

“嘘，听。”

门外的楼道中传来密集的蹄子声，渐渐往上。不严实的门缝中还透过点点火光。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上门了么…风滚草，你玩过蹦床吗？”

烛蜡滴落。

“风滚草很久以前玩过。”

秒针走动，嘀嗒嘀嗒。

“那就好。”云曦猛地抱起风滚草，在屋门被冲击魔法击飞的前一刻便跳下了窗台，令那飘飞的木屑刚好飞过了风滚草的耳畔。她们落在了一团实体云朵上，当魔法光点渐渐散去后，消失的云气里没有剩下一丝影子。

“没有小马，这可不对…”

“你们所谓的交货，就是这样吗？”身穿西服的独角兽吐了一口烟圈，“你其实和教皇一样很清楚奴隶契约对‘虔诚’的重要性，不是吗？货要是到不了手，那恐怕教廷的影响力难以得到保证，进而是你们喜爱的小马币。”

“不敢不敢，先生您大人有大量，我向您保证交货最多延迟半日。”稳重的神父头一次露出如此慌张的神情，而一旁的卫士呆若木鸡。

“要不了那么长，足够近了，足够近了…那股美味的魔法气息，就在下边。”

风滚草与云曦一路飞奔着，也不顾掩藏蹄子落在石板上的密集声响。越过一个又一个狭窄而蜿蜒的街区，那高大而略显阴森的老建筑们总算被甩在身后，灰黑色的石路一点点过渡为暗绿色的田野，被夜色笼罩着。

“哈，哈，好累，看来还得听听体育老师的话呀，”云曦坐在树下喘着气，喝下半瓶水。

“原来这里也有坏马，风滚草突然好想回森林之家去歇一会儿。”

“没办法的事情，也许主确实不是全能的，才弄得邪恶到处都是。”云曦温柔地擦了擦风滚草那朦胧的眼，顺带为她扎好了头发。

“哦对了，风滚草的箱子还没有拿，是不是还要回去一趟呢？至于神父大人…他该给云曦姐姐道歉才对，那扇门肯定要花上不少小马币。”

“不需要了，天真的小家伙。”云曦雨落苦笑一声，“昨天就偷偷帮你发到落霞市了，那是离这里最近的小马利亚城市。取件证明要保管好哦，你到邮局交给那里的叔叔阿姨就好。”她把一张小纸条塞到了风滚草的蹄子里。

“嗯，风滚草清楚了！”她点了点头，而刚好一颗火球就这样擦过了她的发梢烧断了身后的树。

“混账，要是把货弄坏了怎么办？白培养你了。”神父训斥着一旁身穿白袍的独角兽，然后看向了风滚草，“主会看着你，主会指引我，在主的光辉下忏悔吧，停止无畏的抵抗。”

“想都别想！一帮背叛的信条的叛徒，祂以你们为耻！表面上普渡众生，背地里全是金钱交易，令马作呕！”云曦雨落站了起来，对风滚草打了个蹄势，虽然她并没有看懂，便歪着头趴在地上歇息。

“哦，原来是我们的老朋友云曦雨落？你可是有美好前途的圣女，为了一位异教徒堕落可不值当。把她抓住就算你考核通过了，另外你在马蒂冈还有一座小屋嘛，先收归神明了可好？”

“去你的圣女言行操守，该死的主你就该现在劈死那群混蛋！”云曦像是变了个马般地骂道，“你们这帮叛徒尽管去收，里面已经什么都不剩了。老娘越想越来气，当初说什么圣女就业高工资分配房屋，结果所谓的分配房屋还得我自

己出房租！”说着说着，她的独角渐渐闪起光来，头顶浮现出一颗能够盖住天上月儿的火球弄得草坪仿佛正午般明亮，最后重重地砸向了神父。尽管被一层厚厚的紫色魔法屏障抵挡，还是止不住那群四散而逃的白袍小马。

“一群废材。”又是那只身穿西服的高大独角兽，从阴影中渐渐走了出来，每一步没有发出一点声响却又仿佛把周围的一切都冲走了几尺。

空气变凉了几度。

“风滚草你先跑别管我！”云曦大喊着发动了看上去骇马无比的激光束，随后她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压至跪地不能动弹。

“挡路的小石子，轻轻一吹就好。我很快就会让你知道，我才是全能的主。”

那只高大的独角兽不知何时突然传送到了风滚草的旁边甚至没有留下一丝魔法泡泡，随之而来的便是巨大的压迫感与来自虚无的恐惧感。

“我们又见面了，风滚草。”

风滚草猛地退了几步，审视着眼前这双深紫色的眸子，仿佛饿兽盯上了一顿美餐般，在漆黑的夜色中格外显眼。天边的夜色渐渐变淡了，看

来再过几个小时，太阳就会来观察这片焦灼的土地了。

“先生，果酱包风滚草还没来得及买，抱歉了！”风滚草翻了翻背包，又摊了摊蹄子。

“果酱包？没关系，只要到我这里来，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果酱包——或者土耳其软糖，可惜这里没有狮子，没有女巫，也没有魔衣柜，呵呵。”

“那可不行，这不是果酱包的问题，风滚草还要继续去旅行呢…难道说您要和风滚草一起去旅行吗？”

“那可不好，那真是太慢了。你更适合待在魔法熔炉里，你是最好的材料，你是我最需要的，而牺牲就是你注定的命运——为何要违抗命运的脚步。”

“命运是什么意思？我好像在小说里看过这个词。”风滚草话音刚落，蹄下的土地中便钻出一根石刺弄得土块飞纷满天，她觉得自己肯定是没办法与这位先生交朋友了，于是在刹那间延缓了钟拉上云曦进入了一块时间流逝更缓的双曲几何空间——或者说是开始传送，却跌倒在了几十

米外的地面上。远处的一切都起雾了，风滚草再不能分清自己的位置，看来想要就这么离开恐怕是奢望。

“贵重的材料弄坏了可不好，但我知道你有那个本事。”

暗紫色的光束渐渐变为了血红色，带着狂风一阵冲向了风滚草，把四周的橡树都融成了一滩灰烬。这般闪烁着的光爆带着一千二百开尔文的炙热重重地打在了风滚草面前的魔法盾上，随后被四十五度的斜角垂直送上了五万米高的夜空照亮了四处。紧随其后的则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巨石，还沾染着泥土与惊恐地蠕动着蚯蚓，最后在靠近风滚草还有几尺的距离便被化作了无数碎石四散，引得远处的林子都惊起了飞鸟群群。

“不还手么？”

“原来，可以的吗？那，风滚草，也这么做吧。”她艰难地擦了擦脸上的汗，气喘吁吁，从四处的云朵中聚集了无害的雨水骗过了越过了那只独角兽身前的魔法屏障，令它们在屏障后的一寸瞬间凝固为锐利的冰晶刺向那双紫色的双眼——而这冰晶也在就快要触碰到肌肤的一刹那被紫

色的魔法光芒定格，缓缓旋转了一百八十度，猛的扎回了风滚草。看不见的力量在空间中涌动着博弈着，锐利的冰晶被附上了铁针沾上了石片甚至不合理地染上了火，在两马间不断改变着轨迹和目标却始终无法触碰到其中之一，最后不得已地尽数折断在了草坪上化为流水。

刚刚微明的天空突然变暗，浑浊的乌云聚拢在了一起，却又能窥见其中有什么全球微微发光即将挣脱天空的束缚。瞬间，三团火球螺旋着穿破了云层，缓缓接近地表，他们看上去每个都仿佛有一座房屋那般大。

“对不起了，风滚草已经道歉了哦…”

火球突然加速，不留余力地打在了那只独角兽的身上。震动渐止，烟尘轻落，只剩下一个燃烧着的巨坑，看上去有马蒂冈教堂的大小，在泛着鱼肚白的夜空下闪烁着。

“这算，结束了么。”风滚草趴在地上，打了个哈欠，“困。”

“怎么会呢？我可还没玩够。”紫色的魔法泡泡在风滚草的头顶炸开，两条有力的蹄子结实

踩住了风滚草的身体。巨大的魔法压力让她不能动弹半厘。“我说过，会抓到你的。”

“是呀，怎么会呢？书里写的分身术，风滚草早就想试试了。”另一只风滚草从一旁冲了出来，聚集着夜空下的光点。

“幼稚。”这独角兽的面前忽然掀起了一阵巨大的风暴，把那只奔跑着的风滚草吹得无影无踪，他又猛地发现自己被一股巨力重重地砸在地上，头晕了半刻。

“是破绽…其实你脚底下这只才是真的风滚草哦。”

“你就不好奇我是…”没等他把话说完，一道光束便贯穿了他身体，只留下了一个燃烧着的小坑与一套干净而空荡的西服洒落在地。“小说里的角色们总是在话多的时候失误…风滚草喜欢解决得快一点。”她喃喃自语道。

西服，风滚草一点都不感兴趣。翻翻找找，也只不过有几张发黄的皱纸，上面画着些奇奇怪怪的法阵与签名。风滚草把它们都塞进了包里以后再看看，然后去晃了晃不知何时就已捂着眼发抖的云曦雨落——也许是被吓坏了吧。

“好厉害的斗法，吓死马了，我的主啊…”

她苦笑着，“原来你没有骗我呢，所以你到底是什么？”

“是风滚草。”她平淡地回答了这个曾经回答过的问题。

“好吧，就当你是主派来拯救我的天使吧。

今天，真是谢谢你了呢…我想我在马蒂冈也待不下去了，好在我的东西也全都提前带走了——一起去落霞市吧，我们多少也算是过命交情了。”

云曦笑了笑，重新扎了个头发。

“当然，也该走了，风滚草好想补个觉，车上最好。”她喃喃道，拉起了地上的云曦，又回头看了一眼那散落在地的西服。冥冥之中有一丝不安，但她说不出来到底是何，便干脆一并忘却好了。

微微的白，一点点从地平线下攀上了远处的天空，为黑暗却又燃着火光的草坪带来了丝丝光明，就快要到白日了。受惊的鸟儿们刚刚回巢，又需要急着打理毛羽准备出发。星空渐渐黯淡了下去，它们要退场了，但也无需着急，因为我们

总可以在下一个夜晚中一窥银河繁星，所以，该出发了，不需要为这一刻停下脚步。

每
繁
系
忙

“呼哇！”风滚草打了个大大的哈欠，从旅店那柔软的大床上立起身子来。昨晚消耗的体力可一点都不小，看了眼时钟，已经是午后了，好在她并不知道什么是饥饿感。

梳理头发，扎好发夹，再活动活动身体，该去邮局里取回自己的行李了。云曦姐姐的精神还是一如既往的好，早早便出去找住处了，没多睡几时——希望还能再见到她。说来也奇怪，风滚草滚来滚去的时候可不需要给大漠交上几枚小马币，但在城市里却要花上大价钱来安定在一个混凝土盒子里——不过这床怎么说都比大漠里的石头和干草要舒服些，那也还算值当。

跃出自动门，马路上的铁盒子来来往往——好像叫做汽车？落霞市比风滚草待过的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嘈杂，风走的沙沙声，小马的交谈声，车流的飞驰声，以及天空中飞机划过空气时发出的剧烈引擎声，取代了风滚草记忆中的流水潺潺和鸟鸣阵阵。

咖啡馆的落地窗挡不住午后的悠闲日光与渐渐蔓延的香气和热量，不过看起来就很苦，风滚草便没有踏入半步。在抵抗住蛋糕店橱窗的诱惑

后，风滚草总算走到了邮局，无聊地排了一刻钟的队，才把云曦姐姐给自己的小纸条交给了柜台上的那只小马。

“我看看…小马利亚邮政快递，是在隔壁排队，过去吧，这里是邮件柜台。别挡着很忙。”

“欸？好吧，风滚草再试一次。”她失望地拿着纸条传送到了另一个队伍的末尾。在又经过了一刻钟之后，她被告知专门处理大件快递的队伍是另一个。望着柜台上那掉漆到只剩下一个

“专”字的指示牌，风滚草想不出这些小马是怎么找到正确的队伍的。

不管了，小马排队多，小马坏，买果酱包不用排队，果酱包好。

叼着刚出炉的果酱包，风滚草终于一点点排到了正确的柜台前。她满怀期待地看着面前的小马。

“风滚草，什么怪名字…身份证件？”

“身份证件是什么？”

“外国马？那就出示护照。”

“护照又是什么呢？不过风滚草只想拿回自己的箱子，求求您了。”

“哪来的小孩子真是的。”办理员有些生气了，“二楼去用可爱标志特征办张临时证明再过来，别挡着队伍。”风滚草又一次被赶走了。

无奈，她只好坐在长椅上吃完了果酱包，再拿不到箱子的话口袋里的小马币也买不了几个果酱包了，这可真是令马伤心。上了二楼，风滚草又看见了一扇坚固的铁门与一块破破烂烂的牌子——每日九到十一时五十五分开放。

叹了口气，风滚草在路边找了个遮阳的椅子坐下，看来只有明天一早过来了。

“您好，要点些什么吗？”

“风滚草只想休息。”

“不点东西就麻烦你配合不要坐本店的座位。”

“欸？”

真不巧，还刚好下起了太阳雨。朦朦胧胧的天空中半遮着脸的太阳，躲在落雨的乌云后面。风滚草头一次觉得太阳在嘲弄自己——哪怕是在大漠里滚来滚去找水源的时候，风滚草也没有这么讨厌过太阳。也罢也罢，用魔法把街旁的树叶凝出一把伞吧。在被绿化员追了五条街之后，受

不了的风滚草只好传送回了旅店的小房间里——这大都市里，还是床对自己最好。虽然若是再拿不到箱子恐怕连这旅店的床都睡不了了。

一点都不好。

第二日的清晨，车流依旧。太阳才刚刚从高楼的缝隙中探出了一点身子来，照亮了三两成群的学生们在街道上穿行着亦或是在街边小贩的车前驻足半刻。四处都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她都仿佛要尝到其中的酸甜苦辣了，连天上那初升的太阳都好像煎鸡蛋那样可口。不过数了数包里的小马币，看过数学书的风滚草还是知道自己要为了柔软的床而忍耐一会儿，只是一会儿。

这次足够早，风滚草叼着块面包就冲上了邮局的二楼。即使是这般早，这里也排上了不少小马，风滚草只抬头看看那挂着的电视，再靠着墙歇息一会儿。

红红的头条吸引了她的注意。

“马蒂冈教廷政府陷入丑闻并因不明原因导致领导官员全体失踪。昨日，在联合马星托管理事会的指派下，小马利亚共和国已暂时接管了马蒂冈镇的行政且维持治安，并查获大量违反了

《国际危险魔法限制公约》的不知名的魔法契约，受害者现已被送至圣座主医院治疗。联合马星对此表示高度重视，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

“哇，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么？还好风滚草已经不在那里了。”她那喃喃自语道，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与这件事的关联。

“喂，到你了，别愣着了。”

风滚草从回忆的彷徨中回过神来，走到了柜台前。

“姓名？”

“风滚草。”

“要办什么？”

“临时身份证明。”

“好，过来给可爱标志拍个照。”办理员拿起了相机。

过了一会儿。

“没有你的信息，不论是名字还是可爱标志识别。”

“可，可是……”风滚草有些着急了，“我的行李上就画了我的可爱标志，一模一样的！这样也不能给我吗？”

“那些可不归我管——我只管信息能不能对得上。如果身份信息有问题就去警察局处理，我很忙，下一位！”

垂头丧气的风滚草，走投无路的风滚草，埋着头靠在街旁的小树下，还被路过的小马当作乞丐施舍了一毛钱。

城市里的小马，就是这般无助吗？如果这个时候清旋姐姐在这里就好了，她一定很熟悉这些，哪怕她平时住在森林里——但眼下蹄机也不在手里，怎么办呢？对了，如果要让姐姐来的话……

风滚草拿出了魔法飞叶，自离开村子的工厂后她一直放在最贴身的地方。真是神奇，看起来还是新鲜仿佛刚从枝头上摘下来一般，碧绿而泛着一点点流动的白。轻轻折断，撒入刚好吹来的风儿，目送它就这样飞向远方无影无踪。

五分钟过去。

“唉，难道是风滚草拿错叶子了吗，还是姐姐忘掉传送魔法怎么用了，亦或者是小说里那种‘善意的谎言’？”

又是一阵风儿吹来，无数片凭空出现的叶片渐渐汇聚成了一只小马的模样，化作了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风滚草的面前。

“怎么会呢？只是去冰箱里给你带了个布丁罢了。”淡蓝色的独角兽摸了摸风滚草的头，

“已经到了这么远的地方，真是了不起呀——不管有什么伤心和困难，先休息一下吃点东西吧，让姐姐好好听听你这一路的故事，嘻嘻。”

过
隙

在旅店的房间中小歇片刻，布丁滑滑的，如秋风般略带微凉，带着点点奶味与甜渐渐流入肚子里。

“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这样，风滚草好不容易离开马蒂冈，却发现取不走箱子，也没有小马币了。”她轻轻叹了口气，也许还是第一次。

“这可真是，一场奇遇呀…”清旋尴尬地笑了笑，“可比我想的还要严重不少，我说风滚草，要不就和姐姐一起回去了可好？”

“好像也不错…但在这之前，姐姐，落霞市就是最大的城市了吗？”

“不，如果说最大的…我想是马虹自由市吧。”

“如果可以的话，风滚草还想把那里当作旅途的终点，可以吗？如果不行的话，也没有问题，风滚草听姐姐的话。”

“那里吗？可真是…没关系风滚草，如果你想的话，姐姐和你一起去也可以，毕竟森林之家在这个月也没有什么工作要做，也是为了当年的一个愿望。”

“嗯？风滚草，想听故事。”

“在很多年前，比风滚草来到森林之家还要早一些年。那时候姐姐还只是一只小幼驹，森林之家的那台老电视也经常打开，时不时还能看见那模糊屏幕中跳跃的零食广告——黄黄绿绿的小马在草坪上舞蹈着，从森林里采走了几个黑色的小蘑菇，吃下就能实现梦想。可我找遍了整个森林呀，也没有见到过这种蘑菇，整个童年里皆是如此。直到我问了偶尔来到森林的草药商人才知道，原来这种蘑菇只在马虹自由市生产，而这片繁森里呀，自然是一点都买不到的。”

“蘑菇，不是地上长出来的吗？”

“姐姐那时候也这样想，但既然林子里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便就相信了商人的话。就这样过了好些年，我差不多都忘了这个无聊的小广告，却又在你刚出发后的一个月，在林外村子的商店里偶然看到了它，把本已被归档的记忆重新翻开。”

“要实现愿望了吗？”风滚草期待地问。

“我也希望能是那样，当我打开盒子，看到的不过是一些蘑菇状的巧克力加上包装好的小玩

具罢了，吃了几颗，嘴里甜甜地，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为什么？”

“因为它过期了。巧克力当然是不能实现愿望的，我知道。”清旋笑了笑。

“巧克力过期了吗？”

“没有。”

“那是什么过期了？”

“不告诉你。”

“最讨厌猜谜了，最讨厌猜谜了。”风滚草把清旋扑倒在床上，打闹起来。

午后的微风抚摸着绿叶，稍稍吹走了太阳带来的丝丝炎热，却吹不走洒落在地面上的光阴。风滚草和清旋云浮踏入了警察局的大门。

“亲属证明，蹄纹，收养证明…都没有问题，这是你的身份卡，请妥善保管。”

“这个出生日期好像…”

“这种事情好像不要太较真比较好。”清旋捂住了风滚草的嘴，用魔法把这句话塞进了她的脑袋里。

在姐姐的帮助下，风滚草终于拿回了自己的包，可真算得上一波三折。城里的事情总是这样，与乡村和森林完全不同，我们都生活在各自的世界里，离开了家当然难免会不适，但总得有小马去仰望星空出去看看。姐姐是这样告诉风滚草的——但风滚草也只是一知半解，算了。

订好了五天后的高铁票，风滚草和姐姐决定出去转转，果然只要有了彩色的小纸片，小马们脸上的笑容自然就多了不少，可惜这小纸片不是从草丛里长出来的，不然大家都可以天天笑容满面了。

“但如果那样的话，小马币就会贬值，然后大家都笑不出来了，最后会被别的信用货币取代——毕竟总要和价值挂钩，就好像小草不能被当作货币一样…”清旋说了很多，风滚草仍然不明白。虽然姐姐说自己可以试试读点经济学绘本，但风滚草只是希望小马们脸上的笑容可以更多一点罢了。

甜品店，焦糖的微香一点点从店门溢了出来，天蓝色的棚子上缠满了柔布做的花儿，永不凋谢又永远美丽，但那终不是存在的生灵。坐

下，再一点点补完旅途中的细节，又这样过去了一个下午。

“你说的那只高大的独角兽，姐姐倒是很在意…看起来是个很危险的角色，风滚草，要注意安全——可惜我们也没法报警，毕竟这经历要说出来，风滚草得第一个被抓起来。”

“为什么风滚草会被抓起来？”

“炸了个厂子再颠覆了马蒂冈镇，你到现在没被通缉可真是个奇迹。”

“嗯…想来风滚草到现在也犯了好多错。”

“那不怪你。”

“姐姐，看看这个。”风滚草拿出了那张从残破西服里搜到的魔法契约，“你认识这个吗？是那位独角兽先生弄丢的。”

“很奇怪的契约，上面写的应该是…妖精的语言？可惜姐姐只是一个普通的独角兽，看不懂——你应该能看懂才对，不过我想也从没有小马教过你。”

“看不懂就对了，这是那群恶魔的语言，上面刻满用来奴役小马的邪恶宣言。”一只淡灰色的蹄子狠狠地拍在了契约上，抬头则能看见一

只白发的天角兽——不对，是只天马，她的额头上嵌入了一枚机械义角，闪烁着淡淡的魔法涡流，而脸上则是一道从鼻侧蔓延到脖子的伤疤，突起泛红，难以想象其中的苦痛渊源。风滚草能感觉到一股血腥而凶残的气息，直来直去冲撞到了四处，这气息完全不同于落光残穹那般一戳即破，却略有相似，“鄙马罗伯·根，妖精猎手。这东西我见过，是那群妖精拿来奴役小马的邪咒，烧掉就好。”

话音刚落，那契约便渐渐燃烧，化作粉尘一捧。

“店里禁止使用攻击魔法！”店员大喊着往她身上砸了个空易拉罐，却被停在半空中，夹上了一片硬币被送回收银台。

“萝卜根小姐，你会做炒萝卜吗？很好吃哦，风滚草喜欢那个。”

“不是萝卜根，是罗伯·根。”

“我知道是萝卜根，不用给风滚草强调啦。所以是胡萝卜根还是白萝卜根？”

“管教不周，不用在意。”清旋云浮又一次捂住了风滚草的嘴，带着点淡淡的花香味，“叫

我清旋就好，这是我的妹妹风滚草。所以，您知道这个魔法契约的来历，对吗？”她的脖子上悄悄滑落了一滴汗珠。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能看懂那群恶魔的语言，也熟悉它们的这些小招数——这份契约的内容是压制小马的心智，进入机械劳动状态，比奴隶还差一些，令马作呕。它们就喜欢干这种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猎光天下妖精——虽然这只是次要原因。”

“哇，真，真是好可怕的故事，所以妖精是什么呀，我可完全没有听说过。”清旋脖子上的汗珠又多了一点点。风滚草想说点什么，却再次被蹄子死死捂住了嘴。

“喝完这杯，就和我去查查是哪个妖精在作怪吧，两位当事马。”她端起牛奶一饮而尽——那是我的那份！说不出话的风滚草在心里大喊道。

觅踪

“萝卜根小姐，我们是要去哪？”

“追寻妖精的气息——我能感觉到，虽然模模糊糊，但那怪物就在这座城市里。”

“真是了不得的天赋呀。”清旋感叹道。

“如果在罗伯·根小姐旁边，千万不要使用魔法，也不要表现出对魔法的理解，好好记住。”她往风滚草的脑子里插了这么一句话。

虽然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但风滚草还是点了点头。自己本来就一点都不懂魔法。她这么想着，跟上罗伯·根的脚步绕过了一个又一个小巷。老旧的铁楼梯上布满了岁月的锈迹，无马打点，只剩下空调外机嗡嗡地噪声，滴落了几滴并不凉爽的水液浸湿了一旁那面不算干净的墙，黑乎乎的。一面看上去不应该通往任何地方的门不合常理地嵌在墙面上，仿佛只要轻轻一撞就能跌入一片也许有六亿平方英里且随机分割的空荡黄色房间。不过风滚草并不关心这些，她只需要避开脚下那随处可见的烟头与暗藏四处的玻璃渣，跟上那位猎人的步伐。作为猎物。

一阵令马不适的话语声在小巷的尽头传来，一只，两只，三只，风滚草能感觉到生命的气息，以及充斥在空气中那难以忍受的绝望感。

“同样的魔法气息，是同一种契约。”罗伯·根掏出两把不知从哪里拿出来的左轮手枪，在拐角处停下，“魔法，还是不够快——或者如此有威胁感。但一起用，就好得多了。”机械角在电流声的鸣叫下散发出了蓝色的光芒，浮起那两把手枪一点点飘向了巷子里。

“嘿嘿，还不上来了吗？好办好办，往这张纸上盖个章就行了。看不懂？不重要不重要，只要抹上这魔粉再把蹄子往上面轻轻碰一下呀，就什么钱都不需要还了。”小巷的尽头，两只拿着小刀的混混整围在另一只蓝色的小马面前。

“有，有话好好说啊，再宽限三天，就三天！我，我马上就能赢回来了，很快的！该死，一定是那家伙出千了，我会赢的，全部赢回来！”他缩在墙角，瑟瑟发抖，汗水沾湿了身上的毛发，仿佛刚经过一场暴雨。

“没有宽限的日子了，不过切根蹄子下来倒是能考虑考虑。怎么样，这笔交易合适吗？”

“我看是不太合适。”黑漆漆的枪管定在了两只恶马的后脑勺上，罗伯·根从拐角处走了出来，甩了甩她那苍白的长发，“趴在地上，坦白从宽。”

“老大，应该是条子，而且好像还是个会魔法的，怎么办？”轻声细语。

“嘿嘿，我丢飞刀的速度可是一……”

一声枪响。

“当你起了杀意的时候，就已经太迟了。”她轻轻吹走了左轮上的硝烟，“痛苦弹，非致死，加长版本，好好在噩梦中被折磨上十二小时吧。”

飘落在地面上的契约确实与风滚草捡到的一模一样，瓜藤已经找到了。

“我说你，看到另一位的下场，你应该知道该做什么吧。”

“是，是！”另一只混混赶紧趴在地上，“女侠饶过小的吧，只是生活所迫，不得已行恶！女侠你，你想知道什么，我知道的我都说！”

“这张魔法契约，怎么来的？”罗伯·根冷冷地说道，把枪往前压了一点。

“我们的老大给我们的！只要每按了一张，就会给我们很多钱，钱！”

“你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吗？”

“不知道，不知道，我们只管按…”他正说到一半，罗伯·根就用力踩住了这只恶马的蹄子，“哎哟，女侠可不要怀疑我骗你，都是真心话。”

“那你们的老大，在哪？”

“黑柳区十四街的第五个巷子，里面的垃圾站中能找到一个废仓库，就在那里！女侠轻点，我蹄子疼。”

“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我一定会好好做马的，放过我吧。”

“不错，前提是得在监狱里被教育点时间。”她面无表情地开了一枪，“六小时版本的，看你有功。”

“谢，谢谢女侠出蹄相助，今日之恩来日必报。”角落里的那只小马艰难地挤出了一点笑容，也开了口。

“你也好不到哪去，赌徒。”说罢，她又补上了一枪，现在地面上有三只躺着抽搐的小马了。

“好可怕，风滚草，我们还是走吧。”清旋有些微微颤抖，拉上了风滚草向着外面走去，

“城里这些东西还是不要去管太多好，先走为妙。”

“留步。”一面无形的魔法墙挡在了她们的前面，“只要是有关联的小马，在事件结束之前，是不可以乱走的。”

“你这是在非法监禁，你也没有执法权！”清旋喊了一声。

“我不在乎，除掉恶魔的必要之恶罢了。在我抓到那只妖精之前，哪都别想去。”罗伯·根冷冷地说道，仍没有丝毫表情。

“蹄机在她身边也没信号，该死的，只能先跟上了。风滚草，如果有什么事情你就先走，姐姐也可以挡住一会儿，至少一小会儿…”她轻轻说道。

“没关系，风滚草还能感知到外面的世界，姐姐，要跃出去吗？用魔法。”

“最好不要，我还不想被这疯子追杀——风滚草，不要忘记你的外形是只陆马。”

“嗯，我听姐姐的话。”

夕阳的余晖洒落，大地上映出几道混凝土巨人那层叠的影子，掩盖住了三三两两围绕着小卖部的学生们。街道旁烟火飘香，时不时传来热油的滋滋作响——哎呀，可惜有点呛。

但一点办法也没有，既然离不开罗伯·根的身边，那也只能跟着吃点东西了。今夜注定会是个不眠夜。

“妈！可算找到你了，我就知道你会准时在这家老店吃晚饭！对了，我这次的冒险可有趣了，不光第一次破获了阴谋呀，我还认识了一位超厉害的好朋友——欸，风滚草？你怎么在这里。”

“落光残穹？晚上好哦，好久不见。”

“可真巧，你们是在协助我妈妈调查吗？”
她习惯地坐在了椅子上，夹了片青菜。

“萝卜根女士是你的妈妈吗？好巧。”

“萝卜根？罗伯·根？天哪，妈你怎么还在用这个名字，虽然以前很酷——但早过时了！风滚

草，我妈本名叫日辉残穹，她改叫罗伯·根纯粹是为了再酷…”

砰！她的脑袋被一根淡灰色的蹄子压到了桌子上。

“好好吃饭，别说些有的没的。你们俩，认识？”日辉残穹的话语似乎比往日软了一些。

“当然！我和她还被坏马关在地下室再一起逃出来了呢！有空我一定要和你讲讲我们的传奇历险。”

“伤着了没？怎么逃出来的？”日辉用魔法浮起了落光，在半空中摇来摇去——看上去没有什么伤痕，脸上绘着的疤痕还掉色了。

“妈你先放我下来！哎，总是这样。放心，一处伤口都没有！至于出来的话，是风滚草用了…”

清旋云浮开始疯狂地眨着眼，还轻轻晃了晃脑袋。至于风滚草，她只是在疑惑今天的食物为什么有一股火辣的刺痛感。

“用了什么？”

“嗯…对哦，会魔法的陆马，怎么说都会是妈妈嘴里的…”她小声喃喃道。

“说大声点。”日辉捏了捏落光的耳朵。

“藏起来的对讲机！对，风滚草用那个联系了警察！我们才得救了！”

“是挺聪明的小家伙，虽然看起来呆呆的。”日辉这才转过头去，吃了几口菜。风滚草想了想是自己记错了还是落光残穹记错了——明明没用对讲机的。但既然姐姐说不要提魔法的事情，还是算了吧，错了就错了。

“家门钥匙没弄丢吧？今晚妈妈要去执行任务，你自己回去睡觉就好。”

“妈，你不是说我只要能够破坏一次阴谋就可以跟你去执行任务了吗？拜托了，那超酷的…”

“不行，不是酷不酷的问题。”

“但我要去，我已经长大了！”落光残穹拍了下桌子，轻轻飞了起来。

“小家伙翅膀硬了吗？”日辉又用魔法一点点把她压了下去，机械角全力工作产生的电流声滋滋作响，真是令马不适。

“但，我，真的，已经，很厉害了，你说是吧，风滚草。”她挣扎着顶住那座看不见的大山，一点点飞了起来。日辉的角开始冒烟了。

“好吧，悠不住你，不过要是你今天伤了，药钱从你自己的零花钱里扣。”日辉突然解除了魔法，让那刹不住翅膀的落光一下子冲破了餐厅的棚子，“赔棚子的钱也从你的零花钱里扣哦。”

“您还真是…关爱您的女儿。”清旋尴尬地笑了笑。

“那是必然。”

晚风开始吹拂了。

割裂衣

月夜下的城市并未离开喧嚣，霓虹灯的闪烁从远方一点点刺入了还尚未习惯的双眼，连同那轻轻泛滥的乐声渐渐把夜色下的每一寸空气都给挤满。哦，不论是清旋还是风滚草，她们都是更喜欢古典乐的——刺耳的流行曲和车辆的飞驰声混合在一起，可算不上什么优美的交响乐。

一点点远离那繁复的灯火，渐渐被小巷的黑暗所吞没，只留下那一缕月光照在额头上，微明。音乐声缓缓被寂静所替代，但一对尖锐的耳朵可以捕捉到空气中最细微的那一丝震动。

就在那仓库里。

“妈，我这就去踹开门！”落光残穹冲着喊道，然后被魔法停在了半空中。

“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想带你来。”她顿了顿，话里似乎透出一股寒气，“你要明白现实永远不是电影，耍酷往往会要命。不要惊动那只安眠于良夜的蟒蛇。”

轻轻推开老旧的大门，尽量不要发出刺耳的吱呀声，丝丝月光下弥漫着的灰尘多少有点呛马。空荡荡的仓库里什么也没有，只剩下那回荡于四处的噪音在提醒着小马们这里绝不该如此。

“没做好隔音，又不知道轻声细语，那不论如何隐藏，也是徒劳无功。”熟练的老猎手几步便找到了声音的源头，又在片刻间翻开了那块与周围格格不入的地砖，跃了进去。几分光点绽放于那一刹那，从坑洞中涌出，照亮了厂房，再消失。

“守门的已经解决了，下来吧，轻点跳。”一句凌厉的话语从坑底漫了上来。

除了执意要跃下去的落光残穹摔了一跤外，其他几马都陆陆续续沿着竖梯进入了那略带光点的洞中——竟还有淡蓝色的墙纸，看上去算是细心装修过。

没看见日辉残穹的影子，只能听见走道深处时不时传来的打斗声，骨折声，枪声，惨叫声与频繁爆裂着的魔法光芒，最后则是躯体倒在地面的声音。

“里面也解决得差不多了，过来吧。”

在跨过地面上东倒西歪的小马后，风滚草牵着瑟瑟发抖的清旋云浮与落光残穹走到了一个勉强算得上宽阔的房间。电视机还在亮着，但其中

只有嘈杂而无序的雪花斑点——来自宇宙诞生时的点点星火，会藏在其中吗？

房间中到处都是带着火痕的魔法契约，还有些许仍在燃烧着点亮了四处。中央摆着一把白色的塑料椅，一只被蒙住了眼的小马被捆在椅子上挣扎着：“女侠放过我，求求你了…”

“你是这一块黑帮的老大，对么？”

“是是，小的是，哪有您大呀！”

“别耍嘴皮子。”日辉用枪口抵了上去，“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她举起一张奴隶契约，扯掉了面前小马的眼罩——他仍死死闭着眼。

“不敢看不敢看，看到了您的脸恐怕小的就活不了了。”

“给你十秒钟，之后我就开枪了。”

“呜呜，求您放过小的。”平日里威风无比的黑帮老大竟呜咽起来。

“哭？哭也算时间。”

“我看，我看！这个，这个…小的实在不能告诉你，小的给你做牛做狗都行，但是这个…哎哟，女侠，就算你杀了我都不能告诉你。”

一声枪响。

“一倍痛苦，清醒版本，拷问专用——现在再想想看？”

“哎哟…这，停下…”挣扎变得更猛烈了，绑在他身上的麻绳看起来甚至要被这剧烈的晃动拉断，摩擦着在那只小马的身上划出了几道血痕，“不行，真的…女侠，放过我，我告诉你金库的位置，我都说…”

“太不马道了，太不马道了，得把这个日辉残穹也抓起来才对。”清旋背过身去。

又一声枪响。

“两倍痛苦——我对你的金库不感兴趣，但我对这个契约的来源，很感兴趣。”

“我的妈妈，怎么会是这样子。”落光抱着头缩在了角落，没有了一点往日的冲动。

“啊啊，我说…我受不了了，我说！我说！那个契约就来自，就来自…他会来的，他会来的。”这只小马的眼神突然变得迷离，抽搐也渐渐停止了，机械地重复着这句话，“他会来的，他会来的。”

枪响。

“三倍，他是谁？”

“他会来的，他会来的。”

枪响。

“别装傻充愣。”

“他会来的，他会来的。”

三声连续的枪响，随后是更换弹夹的声音。

“他会来的，他会来的。”

“该死，这家伙恐怕被操纵了精神——也许他自己就签过了什么不好的契约，该死的妖精。”日辉残穹大骂道，全然没有注意身后电视机中的一点异样——雪花已经一点点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只高大的独角兽，身穿西服，一点点靠近屏幕…随后从屏幕中探出了脑袋！整个房间内的电灯都开始疯狂地闪烁，最后沉浸于黑暗，再集体破碎！接着却诡异地一点点亮起，光团不合常理地凝固在了天花板上随后又如血管般到处蔓延布满了压裂了墙壁。而那只本该矗立在电视屏幕中的独角兽，已经侵入进了现实！

清旋云浮已经被吓晕在地——看来在森林之家里听过的恐怖故事还是太缺点意思了。

“感谢我忠实奴仆的召唤。风滚草也在？真是个大礼。”他打了个响指——哪怕他根本没有指头。那只被捆绑的小马立刻口吐白沫，晕倒过去，“然后，是你。”一阵光束顷刻间刺向了日辉残穹，她那机械独角发生出的魔法护盾显得那么脆弱，如同被巨锤砸中的玻璃般四分五裂，这阵光束很快就占满了她的瞳孔，却被四散弹开——一道更加牢固的屏障，赫然出现在她的眼前。

“风滚草，不喜欢你。风滚草，明白‘绝交’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了。”她走了上来。

“幼稚的材料。”

四周蔓延在墙壁上光丝突然脱离而涌向了风滚草，想要把她捆作一团，却又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凝在半空中，僵持不下，宛如一座发光的牢笼。

三声枪响。

“不得不上褪魔弹了呢，能要妖精命的，祖传配方。炉灰，我们又见面了，在狭小空间里你施展不开，不是么？可别怪我趁你施法的时候偷袭。小马利亚警方已经悬赏了你十年了——那群废物。”

“不过如此，但你们，永远，永远，也抓不住我。”身中三枪的西装独角兽——或者叫炉灰，瘫倒在墙边，伴随着的是光丝的四散倾倒。在光丝熄灭一刹那，墙角只剩下了一团皱巴巴的西装。

“又是这一套，又是这一套！这家伙永远都只会这么干，懦夫！”日辉残穹吼叫着把西装烧成了灰烬，“好在一年大概够他用五次，今年我逮住你三次了，还有两次，呵呵呵，我会抓到你的。”

“不对不对，我觉得是还剩零次哦——风滚草也见过他这么消失过两次。”

“对了，对了，还有你，陆马怎么可能用上植物魔法之外的魔法。”一发冒着紫光的褪魔弹毫无偏差地命中了风滚草，让她跪倒在地。

“风滚草，好疼…风滚草，不知道为什么，日辉姐姐，为什么要这样？”

“妖精，都该去死。”

破
碎

嘀嗒嘀嗒，雨滴点点打在了荷叶上，染湿了绽放着的荷花，又渐渐滑落于水面上泛出一点涟漪扩散。落光残穹趴在窗台上，盯着屋外的雨，百无聊赖。妈妈又一次去“做任务”了，看来今天还得自己煮点面条吃。唉，无聊无聊，若不是因为这雨水打乱了修理工的日程，说不定还能靠着电视度过这个下午。

她坐在沙发上，幻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像妈妈一般行侠仗义，可一声轻响把她拉回了现实。扫视了一圈屋子，总是那样，桌上散乱着未制好的魔法弹：紫色的褪魔弹，红色的痛苦弹，绿色的治愈弹…无趣而单调，不如瞅瞅雨后蜘蛛与那飘碎的网。

除了这扇神秘的门。

屋子角落里的那扇门永远是锁着的，那里曾是祖母的房间。落光残穹还记得她的祖母，也是一位女侠，却善良而慈祥——直到一个细雨天，如同今天一般的细雨天，她回归了大地，不愿再与自己或母亲再见一面。葬礼上的母亲一言不发，落光残穹分不清母亲脸上的是泪水还是雨

滴，只能看见那渐渐滑落的水珠罩住了那张沉默而忧伤的脸。

“直到除尽天下妖精，直到您的大仇已报，小辈没有脸面再注释您的一切痕迹，也没脸读您留给我的信……我的母亲。”

至那之后，祖母的房门就永远定格于关闭的一刻，被牢牢锁死。而关于祖母的一切痕迹，也消失在了房间中。渐渐地，落光残穹已经不再记得祖母的模样——尽管本也没有见过太多次，因为她长年奔波。

思绪渐渐回到现在，落光残穹绕着房子检查了一圈。没有什么可疑的小马，只不过祖母房间的玻璃边缘裂开了一点。轻轻一碰，竟然可以拉开，是窗锁破了。

或许是这雨太大了罢，亦或许是这风太猛了罢，但被好奇心填满的落光残穹已经不再在意这一切的原因。她悄悄翻了进去，房间内漂浮的灰尘使得她免不了咳嗽一阵。其实也没有想的那么神秘，没有猜想中潜藏起来的怪物，也没有被锁住的金银财宝。松木制成的老式木桌上，只摆着

一封信，精致的火漆还完好无损地黏在洁白的信封上。

揭开帷幕吧。

我亲爱的女儿，日辉残穹，你在读这封信吗？还是我亲爱的孙女，落光残穹呢？我很抱歉就这样突然离开，但请务必读下去。

我想我们都做错了。

妖精，很可怕，不是吗？我们从一开始就这么觉得，他们会用魔法偷走我们的粮食，甚至伤害到小马。但仔细想想，她们和独角兽有什么区别？

这区别就在于，独角兽们就如同其他小马一样，生活在名叫社会的大家庭中，在温暖与友谊中成长，知道用魔法该做的与不该做的。而妖精们呢？从一棵大树或者一株野草，在魔力旺盛的地方待上千年又正好带着好运，才可以变成一只小马样子的妖精——但这样看，他们又和刚出生的小幼驹能有什么区别？不过魔力强大一些罢了。他们生于自然之中，无忧无虑，当然也不知道道德或法律为何物，依靠着原始的本能活动着。

而随着小马城镇的扩张，与他们的接触也会是必然。

为了镇压妖精，我们一次次付出了惨痛而血腥的代价，他们千年来汲取的魔力又怎会平凡——可是我们为何要以暴力来对待一群不谙世事的幼驹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对待一位孩子一般，试着教化他们呢？家庭是包容与友爱的，我想你明白。

只有那些知法犯法，正在危害着我们大家庭的妖精，才是我们猎手需要处理掉的目标，亦或者名曰正义裁决。我们真正而正确的职责，应是如此。

惭愧，惭愧于我想通得太晚。害怕，害怕我走得太早——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把这些亲口告诉你，如果这一次我能活着回来的话。当然，如果你看见这封信，就说明这一切已经有了遗憾的结果。但是孩子，我仍然爱你。

日辉，我明白你的性格，不要被仇恨的怒火所吞噬。去爱他们，他们也会以爱回馈你，这才是友谊的真谛。求求你了，读到这封信吧，别像我预想中的一样把它锁起来。

落光？如果是你读到这个，请务必务必，将这些话语转达给你的母亲。

为了一个充斥着友谊与爱的明天。

爱你的，母亲或是祖母。

读完这封长长的信，并未理解的落光残穹歪了歪头。但她远远地看见维修工正向着家的方向走来，赶忙跃出了窗户，用对动画片的期待将这一切抛于脑后。

想起这封长长的信，恍然大悟的落光残穹点了点头。她看着瘫倒在地上的风滚草，而心中燃烧着的那团火焰让她不得不迈出了蹄子，挡在了日辉残穹面前。

“落光？你要做什么。”

“风滚草是我的朋友，妈妈…你不能伤害我的朋友，我的友谊。”

“连你也要站在妖精那一边吗？”她扣下了扳机，地上又多了一只瘫倒的小马，“今年你要学到的是，为了消灭妖精，不可以剩下半点情感，哪怕挡在面前的是亲人。”

“祖母，是不可能这么想的…”

“住嘴！”日辉残穹尖锐地喊道，睁大了那双带着血丝和泪水的眼，“你也有脸提到你的祖母？败类。”

“可是，风滚草又做错了什么？”

“她错在她是个妖精，你的祖母也死在妖精手上，如果我不开枪的话，你这个天真汉也会。”

“妈妈，你知道那封信里，祖母写了什么吗？‘去爱他们，他们也会以爱回馈你，这也是友谊的真谛’，祖母她，从没有厌恨过妖精，也没有为此后悔过。她唯一后悔的是没有把这些，好好传达给你。”

沉默，良久。

日辉残穹再一次抬起了枪。

“我可不会信你这个叛徒的鬼话，但看来，有必要亲自去读读那封信了呢…没空管你们这群令马作呕的东西了。”

两声枪响，绿色的闪光连带着暗淡的空气微微振荡。

安眠的夜与残破的风，星光照着飘洒在月色下的泪滴，她在黑影中匆匆走过。乌鸦看了一眼月亮，轻鸣两声，便拍了拍翅膀飞向了远方。

再会

若箭矢般的列车飞驰在轨道上，渐渐跨过了一条不算太宽的江，冲向了不远处的那片钢铁苍穹之下。晴日的烈阳加上江面的波光粼粼，很是刺眼，风滚草只得拉下了窗户上的挡板。

“花生瓜子泡面矿泉水午餐草扑克牌，来一点？喂，收收蹄子。”

“不用了谢谢。”清旋云浮打了个哈欠，趴在了桌板上。

“太阳，在啃眼睛…风滚草还想多看一眼都会。”

“到了地方有的是时间给你看啦。”落光残穹揉了揉风滚草的头发。

“你妈妈那边，一切正常吧？我当时晕过去了，醒来之后就只看见你们俩了。”

“她只是回家去了，无需担心。”落光笑了笑。

“嗯，日辉姐姐她没有做什么，真的没有做什么哦——但落光很帅气，是真的。”

“好啦好啦，这下算我们两清了。”落光对着风滚草笑了笑。

三百公里的时速慢慢归于零，列车一点点停靠在了站台上，严丝合缝。电动的站口门发出了一点点轻微的嗡嗡声，向她们打开了马虹市的大门。阳光从巨大的玻璃穹顶上洒落，照亮了被嵌在花岗岩地板中的巨型圆钟，缓缓诉说着时间的流走。

电扶梯，自动门，离开了空调的轻抚，刚离开车站的风滚草立刻被热浪吞噬——一棵树都没有，风滚草觉得自己很不喜欢这里。四处皆是高耸入云的建筑，随处可见的玻璃反射着刺眼的光弄得那悬挂于高处的巨型屏幕显得有些模糊不清。

“对于市议会选举，目前狮鹫派与小马派作为得票率最高的两派将于五日后进行最终票决。这可能会影响马虹自由市未来五年的发展走向，下面有请小马派代表为我们发言…”

很是无趣，风滚草听不懂这些，便打了个哈欠。

“先去住的地方吧，好好休息一阵。”清旋拍了拍风滚草的肩膀，“毕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让你难以适应也是正常的——不过这里不

归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宽松的律法总是让来这里的小马们学坏不少。落光，你可要注意了哦。”

“嘿嘿，我没问题的。”

仿佛这座城市的脉络一般，公路纵横交错，由一座座立交桥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三维迷宫。白日光，屏幕光，车灯光，刺眼。飞驰声，广告声，叫卖声，嘈杂。风滚草越来越想念森林之家了，看来小马多的地方也不一定好。以前有如此嘈杂的时候吗？也许有。她想起了大漠的夜，漫天星光一点点照在了自己的叶子上，与那明月与银河相伴，让自己不再孤沉于远方那隐去沙洲一般的黑暗。风声轻轻，悄悄把自己吹走，再卷起一点点黄沙。就这样滚呀，滚呀，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到了清旋姐姐和奶奶面前，不知道什么时候便与斑马小姐道了别，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到了这片嘈杂之地。

哎呀，滚太快了，好像还没来得及对大家说声再见。

音乐声渐渐拉回了风滚草的思绪，原来是一座大舞台与一大群随着音乐舞动的小马。舞台中

央那只小马似乎有点眼熟，是只雌驹，戴着帽子。风滚草能感觉到她远远地看了自己一眼。

罢了。

在忍受了半小时的喧闹后，她们总算到达了旅店。落光残穹选择了倒头大睡，而清旋云浮则开始准备起午饭来。风滚草读了会儿书后还是闲来无事，决定先下楼转转。

“看来情报一点问题都没有呢。”刚出大堂，一只戴着帽子的雌驹就走了过来，摘下了墨镜，“风滚草，好久不见哦。”

“寻星海越小姐？你是怎么找到风滚草的？”

“在马虹自由市，没点小钱可是保证不了隐私的。”她笑了笑，“看来你真的跑到大都会来了。下个月的演唱会，要来看一眼吗？”

“说不好…风滚草，可能不想在这里地方待上一个月。说起来，你上次弄丢了那个哦。”风滚草拿出了那张破损的磁带。

寻星沉默了一阵子。

“风滚草，有事情要麻烦你了——你没有拒绝的权力，我稍后给你姐姐打个电话说你帮我录

节目就好。”不知从哪钻出来的保镖们把两只马围起来，送上了一辆长长的轿车。

“说吧，你想要多少钱？你还留了多少备份？”

“嗯？彩色小纸片么？风滚草已经有一些了，所以不需要了。备份是什么？”

“录像带里的内容你已经听过了吧？”

“听过。”

“明白里面的是什么吗？”

“是寻星小姐，被欺负了？”

“笨，还是老样子。”寻星叹了口气，“这样的话事情就简单了，把那张磁带交给我的经纪马吧，消磁就好。”她指了指一旁那只眨着金红色双眼的青绿天马。

“可是，如果是被欺负了——为什么不把这些公之于众呢？这个是…证据！没错，就叫证据，风滚草在侦探小说里看过这些。”

“然后呢？谁知道那家伙还有没有留后手？我可不会去做那么蠢的事情。”

“但至少该试试…”

“我还有我的粉丝我的事业我的马设，你又能明白什么？你承担得起吗？”随着窗外的景色渐渐静止，寻星海越跳下了车，重重地关上了车门。

“别计较，她有时候会是这样，毕竟这是她心中永远跨不过去的一道坎。”经纪马小姐苦笑了一下。

“没关系…我叫风滚草，你叫什么呢？”

“嗯…小舟，花匠，随你开心就好，风滚草。”

“好，小舟，是朋友。”风滚草笑了笑。

“话说回来，你准备怎么处理这张磁带呢？”

“就按寻星小姐说的那样来吧，风滚草不喜欢别人生气。”

“但如果这样了去…寻星的心结永远也解不开，不是吗？正好，我今晚有机会去和凌风焰舞面谈——也就是录像带里的另一只小马。要和我一起去创造一个奇迹吗？”

“什么奇迹呢？”

“嗯，我想是以光明驱散黑暗的奇迹。”

夜色下的都会显得花枝招展，仿佛打扮上浓妆的少女般，闪烁而刺眼的霓虹灯从眼前一直蔓延到笔直公路所能见到的地平线。喧闹的夜市中飘洒着烤食的香气与辣椒的微辛，一点点蔓上了看不见星点的夜空，而坐在地上的乞丐擦了擦破了个洞的碗，望着走进赌场的小马们轻轻叹了口气，也不顾那飞驰而过的华丽轿车撞倒了残破的路灯。

风滚草愈发觉得自己不喜欢这里了。

“要麻烦你了，风滚草。”说罢，小舟为她披上了几件厚衣服，再往里面塞了个小麦克风，“得热一会儿了，抱歉。”

“嗯，没什么的，风滚草，可以忍住。”

“你喜欢吃什么？”

“果酱包。”

“那好，如果我说到你喜欢的东西，就帮我把玻璃炸碎，好吗？之后我会带你去吃的。”她摸了摸风滚草的头。

高耸的大厦直指云霄，让她们看起来是如此渺小。电梯上满是密密麻麻的按钮，堆满了的数字令风滚草晕头转向，好在小舟精确地按下了楼

层。随着缓缓打开的电梯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华丽的长地毯与一位衣冠楚楚的接待员。

“您好两位小姐，请问是为了今夜的面谈吗？”

“正是。”小舟彬彬有礼地笑了。

“这边请。”

跟上接待员的步伐，蹄子踏在软软的地毯上很是舒服。打开云杉木制成的厚重大门，便可以看到那只正坐中央的雌驹了——是只天马，紫色，眼角被绘上了精致而蜿蜒的荧光线条，朱红色的唇仿佛烈火。好奇怪的装扮，风滚草这么想着，甚至差点笑出来。

庞大的落地窗组成了房间的墙壁，斑斓的彩虹市在高楼上一览无余。风滚草和小舟坐在了正对着那只紫色天马的沙发上。

“晚上好，凌风焰舞小姐。”

“别客套了。怎么说？上次要你去搞寻星海越黑料，拿到手了吧。”

“恐怕不太好到手。”

“那就伪造一些吧，反正你都离她近。”凌风焰舞不以为然地说道。

“您要用这些黑料来干什么呢？”小舟问道。

“想套我话？不过告诉你也没关系，无非是想让她身败名裂罢了，威胁我的地位的小马，一个都不能有。”

“非常遗憾，确实是——因为我还是不想背叛我的朋友。不过我弄倒了另一个有趣的東西。”她拿出那张破损的磁带，插入了早已准备好的磁带机，“这是什么，你明白的吧？”

“那又怎么样？我就干了，你能证明吗？哼，还朋友，不过是一条忠于主人的好狗罢了，亏我还承诺你那么多好处。”

“狗狗？这里没有狗狗，奇怪哦。”风滚草插了句嘴。

“如果你现在说的这些，都在我的录音之内呢？”小舟擦了擦蹄子。

“你以为我为什么敢这样肆无忌惮地说？录音屏蔽器是个好东西，用了超声波什么的——虽然我不懂，反正你录下来的只不过会变成一堆杂音罢了。”

“所以呀，我说不管什么小马都该学学物理学。”小舟笑了，拿出蹄机播放了凌风焰舞刚刚的话语，“可没有变成杂音——高频波穿透性可不好哦，我还以为你会因为热夜穿棉衣而有所警觉的。”

“什么？该死的，我一定要把采购部都给开了…说吧，你想要什么？钱？首饰？职位？我都给你。”凌风焰舞的脸颊上滑落一滴汗水。

“真是令马作呕。”小舟叹了口气，“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这些东西，所以刚刚的录音是全网直播的哦——不过到现在直播就要结束了，想来你也不会放我们走，要把我们抓住做点大记忆恢复术什么的…那就先告辞去吃果酱包咯！”

巨大的落地窗玻璃在顷刻间被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碾碎，小舟拉着风滚草从四百米的高空一跃而下，呼啸的晚风让两马的头发渐渐飘散，轻轻打在脸上——呀，要不是这件棉衣，还会感到冷得过分。

“很刺激，对吗？”小舟顶着风声大喊道，“超，舒服的啦！”

“风滚草，想起了从山顶滚下去的时候。”

地面上的车流一点点变得清晰起来。

“我就喜欢吹风，和恶作剧！”小舟爽朗地笑道。

“所以，你是怎么知道风滚草会魔法的呢？”

“可不要小看偶像经纪马的眼力呀，虽然有些事情不能告诉你。”

连地面上行走着的和惊恐地望着天空的小马都能看清了。

“闹够了，风滚草，传送！”

两个魔法泡泡将她们包裹起来，轻轻消失在了充满灯火的夜色中。同一个瞬间，两个相同的魔法泡泡在清旋云浮和落光残穹的餐桌边绽开。

“哎呀，看来得多做二马份的饭了呢。”清旋用魔法把最后一根面条送进了嘴里。

“风滚草，别次次都吓我…你旁边那位是？”落光残穹差点把嘴里的面条吐了出来。

“我想，是朋友哦。”风滚草从地上站起来，理了理头发。

“当然是。”小舟站起来笑了笑，“感谢你帮我们录节目咯小风滚草，也不麻烦你们进餐

了，要处理的事情很多，我先走一步。”说罢，她匆匆离开。

“呀，风滚草要当大明星了——所以是什么节目呢？”清旋玩笑似的说道。

“大概是…蹦极节目？”

“那可真是够刺激的。”

“对了，看看这个，突然冲出来的头条。”落光举起了蹄机，“影星凌风焰舞被直播揭露丑闻，时隔多年的童星侵权事件竟另有真相…”

“娱乐圈的花边新闻，嘛，没什么值得在意的。”清旋往锅里加了些面。

“花边新闻和娱乐圈，是什么？”

“这些还是不要关心太多为好。”

“还有，小舟是不是忘了答应给风滚草的果酱包？”风滚草歪了歪头。

纷争

又渐渐过去了数日，关于寻星海越的新闻也屡次登上头条——但风滚草仍是不懂那些，她只是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罢了。电视机总是在循环播放着时政，让风滚草只觉得无聊。

“昨日的市议会选举已经得出结果，小马派以百分之五十一的得票率险胜，但狮鹫派宣称对方控制选票操纵选举结果，并表示将可能选择‘不得已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对此…”

“总是这些无趣东西。”清旋云浮打了个哈欠，“再过几天就要离开了呢。我还是会守在森林之家，但风滚草，想好你要留在哪里了吗？”

“也许吧，对风滚草来说…”

轰隆！一声巨响掩盖住了她的话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天空中爆炸了，泛起一团黑云。

“那是什么？”风滚草歪着头。

云层上的引擎声一点点由远到近，逐渐咆哮起来，弄得耳朵相当难受。猛然间，一架钢铁飞鹰带着尾焰刺穿云层，旋转摆动再释放出了数团闪光焰火，却在顷刻间被一小颗极快的光点追上，化作火光一团撞在了旁边的大楼上。

“一架固定翼被打下来了？塞拉斯蒂娅在上，

发生什么了？”落光惊叹道，从沙发上立起身子来。

“风滚草，大事不妙…赶紧收拾东西吧。”

天空中的引擎声变得越来越密集，连带着那渐渐出现于地表的火光与爆炸声。

“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马虹自由市狮鹫区宣布脱离市议会，并对自由市的其他部分展开突袭，目前交火正在继续，建议居民尽快前往附近建筑物的地下区域，等待转移…”紧张的播报声突然响起，触动了在场每一只小马的神经，却又在半途中变为了一片漆黑——无信号。

“风滚草，落光，现在就走！从楼梯道下去，别坐电梯！”

一点点螺旋向下，已经可以勉强看到底层了。透明外墙的楼梯道之玻璃壁看上去脆弱不堪，哪怕没有一丝裂纹，也让紧张的小马们感到不安。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风滚草仍然跟随着清旋姐姐向下奔跑着，时不时抬头看了一眼玻璃外——一个带轮子的绿色铁盒子出现在了街道的一角，时不时震动并发出一阵浓烟，也许那是派对用的礼花炮吧。又一只钢铁飞鹰刺穿云层，抛出一枚光球后以极快的速度爬升消失在了云朵间，而那光球仿佛长了眼

一般冲向了铁盒子，在接触的那一瞬化成了火花一朵。

一点都不好看。

日光渐渐消失在玻璃上，周围的一切转变为结实的混凝土。哒哒哒的声音轻响在头顶，那究竟是一位忙碌的打字员，还是一只求偶的夜鹰？

清旋用力推开了那扇沉重的防火门，坐下喘着气，脸颊上流下的汗水嘀嗒嘀嗒已经浸湿了绒毛。昏黄的电灯在轻微的震动下摇晃着，勉强驱散了时刻准备卷土重来的黑暗，也照亮了四周的身影——缩在左边的小马们和右边的狮鹫们。也不奇怪，作为一个坐落于狮鹫区与小马区之间的旅店，客马们总是形形色色的，但也最快落入火光之中。

“新来的？往这边坐，别搭理那边的狮鹫。”领头的小马呵道。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可别想把责任都甩到狮鹫身上——小马利亚国防军早就在马虹市周围驻扎许久了，难道光凭马虹市里的小马区内卫队还能拿出这么多导弹？”

“哦？据我所知马虹自由市可没有什么军工，照你这么说，狮鹫区叛军用的坦克又是地里长出来

的咯？而且怎么刚好还是狮鹫联邦的型号…”

“那这不明摆着就是一场代理马战争吗？”一只白发红瞳的独角兽突然站了出来，“老娘早就看不惯你们这群自私鬼了，瞧瞧那可怜的小狮鹫都要渴脱水了你们还是占着水龙头的一侧不为所动——对面的混蛋你们也好不到哪去，没看到这只孕马都已经饿到发晕了吗？识相就把你们那侧仓库里的食物让出来分了！我是搞不清楚上面那帮坐办公室的命令打仗能关我们什么事，难道还是我们发动的吗？这种时候，就该团结在一起，因为神明的光芒会照耀着我们！”

“这…也不无道理。”

“哪怕是异族，暂时合作也未尝不可。”

两边的小马和狮鹫们总算是渐渐聚拢到了中心，交换起各自的东西来。一只白色的蹄子突然搂住了风滚草。

“小家伙，我们又见面了。”她笑了笑，“看来是主指引着我们相遇，我正好在这里参加国际神学交流会。”

“云曦姐姐！好久不见啦。刚刚你的演讲超级帅的哦——不对不对，如果是雌驹的话该用‘美’

才对，但这么说又怪怪的…”风滚草也抱了上去。

“看来风滚草已经朋友遍天下了呢。”清旋欣慰地笑着，“我叫清旋云浮，是风滚草的姐姐——早有听闻您在马蒂冈帮助风滚草的事情，太麻烦您了。”

“何必如此客气啦，风滚草超可爱的。”她把怀里的雌驹揉了揉。

突然传来的剧烈震动打断了这片刻间的安宁，天花板上的吊灯连带着那忽明忽暗的光亮一起晃动起来，还落下了几缕沙尘。在强弱不定的灯光中，马群中渐渐传来一两点哭泣声，伴随着那一点点蔓延着的恐惧。

“我猜是一发云爆弹，上一次使用它还是在电子游戏里…哎，可惜我现在操作的角色，恐怕是没法复活的。”一只戴眼镜的狮鹫叹了口气。

云宝蛋？芸堡丹？好奇怪的名字，风滚草觉得这肯定又是句什么谜语。不过…

好刺耳，只有风滚草能感应到的异常声响。

爆炸声，尖叫声，哭泣声，以及生命逝去的那一丝悲鸣。

受不了了，好难受。

破碎声，倒塌声，碰撞声，子弹划破空气的鸣叫，火焰的热量与弥漫的血腥味。

忍不住了，好想结束这一切。

回过神来，风滚草发现自己已经推开了那扇防火门，一点点走上了大厅，离外界只有一步之遥。而身后则是惊慌地高喊着自己名字的清旋姐姐——哦，还有落光残穹和云曦雨落。

要回去吗？不要。风滚草从来都是被风儿吹着滚动的，这一次也是，风儿已经为风滚草选好方向了，走吧。

心中这股从未有过的情感到底是什么呢？对苦痛的厌恶吗？还是对生命的怜惜？风滚草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但她还是推开了门。

善良，同情，亦或是责任。

橙色的屏障渐渐升起，弹开了四处飘飞的子弹。她那细长的头发飘洒在炎热的空气中，渐渐开始闪烁着火光。

“该死的，那是什么？一只小马？不管了，哪怕同胞也不能阻挡推进，保持射击！”

“一只小马？反正也是异族，不过考虑到战争法…算了算了，谁会在乎战场上多了一具尸体？继

续射击。”

一团头颅大小的光点冲到了风滚草面前，在屏障上绽放了一朵火花再消失在了烟尘中。真讨厌，周围又变热了，风滚草，好生气的。

“该死的，什么怪物可以直接挡下一发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甚至是塞了贫铀弹芯的？哪怕是小马利亚最强大独角兽的防御魔法也不过可以扛住一发高爆火箭炮罢了…那究竟是个什么？”

“风滚草，不喜欢你们这么做！”

顷刻间，所有的子弹都被静止在了空气中，不合常理地漂浮着，连一枚盯着风滚草而去的反坦克导弹也被凝固在了离她十米远的半空中，而本该飘洒的尾焰也仿佛被冻住了一般。所有小马或狮鹫都发现自己被牢牢锁在了冰冷的时间中，不论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仿佛四肢从未发力过，只好绝望地想象眼前这只怪物小马会如何将自己生吞活剥。

时凝，止战。

突 襲

焦灼的空气被凝固在空间中，环绕着每一只动弹不得的小马，他们眼前的这只小麦色陆马竟只是大喘着气，流下了几滴汗水，没有一丝慌乱。

还有不少子弹正凝固在半空中，风滚草用魔法把他们一颗颗钉在地上，许久才总算处理完这些烦马的小苍蝇。

“风滚草，不知道为什么你们要这么做，但风滚草很难受…或者叫痛苦。风滚草已经可以感受到有小马去了彼岸花地，一只，两只，三只…好疼，数不过来了，反正就是很多很多。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呢？风滚草不喜欢彼岸花地…不，哪里有什么彼岸花地，没有了就是没有了，就好像没来过一样——但风滚草觉得，就在这里，站在这里，有什么不好的呢？又为什么要让别的小马去彼岸花地，消失掉呢？这座都会也是，虽然它很糟糕，但又为什么要像这样拆掉它呢？得有多少小马失去住的地方…风滚草不理解你们，风滚草讨厌你们，风滚草恨你们，停下来！”

支撑不了太久，凝固的空气终于开始渐渐流动起来，被钉在地面上的子弹们立刻释放了那被静止的动能，令道路布满裂纹，仿佛这座割裂的城市一

般。一时间，交火没有继续。

“长官，还要继续下去吗？自由市，也许没有为了议会流血的必要…”

“继续射击小马阵地。”

“长官，哪怕不管那匹怪物说的，目前的战况也不利于我们继续坚守这里，再下去要死很多狮鹫，我们要撤…”

“我命令你继续射击！我们就需要再死些狮鹫，然后明天早上你就会有在狮鹫联邦新闻上看见自由市议会压迫狮鹫区，然后我们英勇反抗的新闻。正是要同胞死，死伤数字越大越好，怒火越大，军援越多！”

另一边。

“中尉，我觉得那只怪陆马说的没问题…我们为了自由市议会死伤无数，但对居民来说又会有什么好处？”

“好处就是自由市很快就会光荣地成为小马利亚的一部分，为了荣誉，继续射击。”

“可是，友谊才是魔法…”

“友谊？友谊可不能当饭吃，你以为这是暮光闪闪的时代吗？这种历史书里写的话绝不能影响

我们的推进，书呆子，我命令你开枪！”

枪声再一次响了起来，那股来自死亡的痛苦感又一次将风滚草缠绕。她无力地瘫倒在碎裂的地面上，任由子弹在屏障上弹来弹去，仿佛暴雨中的一把小伞。这把伞又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到，顶多可以让自己不被那雨水沾湿，不过如此。

“风滚草，果然还是修行不足。”说罢，一滴泪水从她的眼里滑落，两滴，三滴…嘀嗒嘀嗒，沾湿了地面——呀，原来真的下雨了，已经分不清那是泪声，雨声还是枪声。雨越下越大，恰巧恒定在了两军阵地的上空，若洪爆般冲垮了掩体，沾湿了枪管遮蔽了双眼，直到枪声已经消失不见。

“那该死的怪物，这雨水怎么还是专门腐蚀武器的…撤退，那几门炮可要比这个连的马命值钱。”

伴随着那逐渐撤离战场的刽子手们，天空中的乌云也渐渐散去了。风滚草擦了擦眼泪，再一次站起身来。咦，那群讨厌的小马和狮鹫们呢？他们真的停下来了么？好吧，看来也还不是那么令马讨厌…

“没事吧风滚草？”清旋云浮第一个冲到了风滚草的身边，“子弹也不是这样随便挡的，风滚草，

姐姐担心死你了，下次不可以这样了。”

“是呀，真的不可以这样了哦。”云曦雨落也围了上来，用那双红色的眸子盯着风滚草，一脸担忧。

“超酷的，这才是传奇探险家的样子嘛。”落光残穹也颤抖着站了出来，然后被清旋拍了一蹄子。

“是的，是的，太令马感动了，也多亏了这朵云带来的魔力扰动，连我都能找到这里。”一阵声音从那片阴影中传出，不对，明明哪里都是阴影，晴日是什么时候变成黑夜的？

“风滚草，你知道的，或者你马上就会学到，一只没有退路的妖精该怎么做。也谢谢你把几乎所有的知情马带到这里了，刚好全部灭口，之后我会好好教你如何做妖精。”那股声音轻轻笑了笑。清旋云浮和云曦雨落纷纷使出了大小不一的照明术，却惊恐地发现只可以照亮脚下的一小寸。

“魔法制造的黑暗，也没法用魔法照亮。”阴影中的声音笑了。

“虽然我的物理学成绩一塌糊涂，但我知道这个可能有点用。”作为天马的落光残穹从背包里掏出一把足有十万流明的手电筒，瞬间让这片空间宛

如白昼，也照亮了远处那只高大的独角兽。

风滚草挣扎着想要站起来，但无能为力，她消耗的实在是太多了。

“哎呀，大意了一点。不过没关系的，毕竟你们的破绽也不小。”他就这样诡异地闪现在了风滚草面前，却发现自己刚伸出的前蹄就已经被一团紫色的光点击碎。抬头望去，高台上是一只伤痕累累的雌驹，怒着眼。

“炉灰，你的老对手罗伯·根回来了，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日辉残穹精准地连射了数发褪魔弹，直到把炉灰的身体打到碎裂，再从高台上一跃而下，拍了拍风滚草的肩膀，“上次是我对不起你了，不过给我小心点，我们说不定还会交手呢。”

“不会了，不会了。”一卷灰尘凝聚为一根锐箭猛地扎向了日辉，随后被一面带着十字的魔法盾弹开，但她还是免不了擦伤了腿，令点点红色流出。

“主也不会允许你这么做。”云曦喊道，随后开始吟唱起来，她的独角渐渐发出金色而圣洁的光芒。

仿佛是察觉到了什么，那卷炉灰重新凝结成了一只小马，刹那间冲到了云曦雨落的身边却又被一

片巨型粽叶弹到一旁，再被几卷拔地而起的藤蔓牢牢缠住动弹不得。

“谢谢了，你似乎叫清旋？有潜力。”日辉保持着射击，一次次打碎那不断由灰烬重组着的四肢，也不忘记道谢几句。最后，一道刺眼的金色闪光从天而降，在炉灰即将挣脱藤蔓的那一刹那吞没了它。

“主会惩罚你的。”云曦结束了吟唱，睁开了眼。

光芒过去后，只留下一团灰烬。

“风滚草，已经结束了哦，别哭啦。”落光摇了摇风滚草的肩膀，把她扶了起来，揉了揉头发。

“我看未必。”日辉残穹冷冷地说道，为步枪换了个弹夹，仍牢牢盯着那根光柱。

就如同她说的那样，光芒过后，还有什么东西在碎裂的藤蔓之中扭动着，是一大团炉灰，凝结起来，越来越多了。四面八方的灰尘都开始一点点聚集在这里，组成了一个…一个什么？那或许是一根长长的触须，却又由一个又一个的眼睛组成，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不对，三个，到底有几个？但毫无疑问的是，恐惧与疯狂已经一点点侵蚀了在场的每一只小马。

“炉灰就是炉灰，被燃尽了的炉灰是不会再被燃尽的，看见妖精的本体，也要付出代价……”这团不知如何描述的物体从一个个眼睛里发出了沙哑而重复的扭曲声音，扭曲到刺耳而难以辨认，令每一只小马都捂着耳朵跪倒在地，痛苦万分。或许也不是每一位，还有一只从她们的中心站了起来——一只米黄色身体，米黄色头发的陆马。

收束

“还能站起来的，不愧是同族。”那沙哑的声音仍回荡在四处，重叠而找不到源头。

“有点烦了，真的。每次都是这样，对着风滚草和风滚草喜欢的小马们大打出手…还这么多回，无聊又令马心烦。”风滚草盯着这团名叫炉灰的不可名状之物说道。

“这件事本来有个简单的解决方法：到我身边来，之后你的好朋友们就都没有事了。”

“但风滚草可一点都不想留在这么令马讨厌的东西身边——姐姐说过，要尊重拒绝哦。”

“多说无益。”

几团眼睛围住了风滚草，用那数不尽的瞳孔旋转着注视着威压着她，仿佛一面疯狂的天穹，长满了病态的眼。风滚草想要像以往那样炸开条路来，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仿佛魔力已经消失殆尽了一般。

“在这疯狂的注视下，任何魔法都会被全频段压制。放弃吧，一团风滚草能强到哪里去？”

“如何是无数团的话，那便是一卷洪流！”风滚草大喊道，也努力寻找着破局的方法。她敏锐地找到了这穹顶上的一个破口——不对，是一面破口，

空空荡荡仿佛虚空一般洁净无物。这个方向该如何描述呢？上下，左右，前后，皆是旋转着的瞳孔，唯独这一面……究竟是什么？但也管不了这么多，风滚草立刻跃入了那片虚空，绕开了这眼睛之墙再回到熟悉的空间中重获自由。

魔法的力量再一次回到了自己的身体，她想要带上朋友们逃避，却发现四周漆黑一片，宛如燃烧后的烟尘。

“从黑夜降临开始，这里就不属于原来的空间了，感觉到了吗？除非拼个你死我活，别想出去，这是妖精的空间，妖精的规矩，只被妖精观测和定义，你很快就会学会的。”这团名为炉灰的不可名状之物转了一圈。

“那么为了风滚草的朋友们，风滚草也不得不做点出格的事情了。”她感觉到一股决心回荡在胸膛，“这里的规矩，风滚草也渐渐明白了。”

不可名状之物又转了一圈，~~击倒了风滚草，风滚草没有被击倒，击倒了风滚草，风滚草没有被击倒。~~

“学得挺快，不愧是好材料。”~~炉灰~~不可名状之物冷冷地笑道，“我给你讲个故事好了。从前，

有一只小马叫做风滚草，她正站在一只不可名状之物面前，瑟瑟发抖。

之后，这只风滚草掉入了一个小坑中，能有什么办法呢？她只是一只普通的小陆马妖精，好在不可名状之物已经来了，一点点把她拉起来，她很快就会被抓走吞掉再

“但在此之前！”坑中的那只小马流下了几滴汗珠，着急地喊道，“坑中的风滚草又一次想起了那个下午，那个和炉灰 不可名状之物 炉灰坐在咖啡店的下午。

风滚草叹了口气，盯着眼前这只病怏怏的小马。

“果然还是不行了吗？医生说你的时间还有最后一小时了。风滚草很遗憾。”她摇了摇头。

“也不一定，医生找到子 没找到 找到了 没找到 找到了一种特别的药物，可以把我的生命再延迟五年 一秒 五年。”炉灰坏笑道，洋洋得意。

“那可真是太恭喜你了。”风滚草咬牙切齿地笑了，“不过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看过的一本小说，里面写着…”

“停下。”虚弱的炉灰打断了风滚草的话，“这样把叙事嵌套下去对你我，都没有好处，不是吗？”

往外数数，你还在我创造的叙事里，所以哪怕你杀死了我，也会被困在这里。”

“当然。风滚草可以送你出去哦，但你会送风滚草出去吗？”

“一言为定，与其这样钻字眼不如在外面正面对决，像个小马绅士一样，不是么？”炉灰咳嗽了两声。

”

说完了这句长长的话，在坑里的风滚草倒在了地上，十分难受，呕吐感一点点在她的脑子聚集。她开始不受控制地咳嗽，甚至咳出了血康复了。

“炉灰，你这个大骗子！”炉灰眼前的坑里的风滚草大喊道，“早知道风滚草就该像清旋姐姐说的那样不要相信陌生马！”

“无他，毕竟不是你死便是我活，还有什么使不出来的呢？还有什么遗言就说出来吧。”

“好，那风滚草想给你讲个故事 说个笑话 叙叙旧 说个事情。”

“不要再进行无谓的挣扎了，小妖精，你才刚刚学会这个，我玩这一招的时候你还是团不知道在哪滚的风滚草。”炉灰笑道，抬起蹄子点了根烟—

—他已经抽了几百年了。

”

“我不想听这个故事了。不过也多亏你在这个故事里教会了风滚草怎么跳出来，该正面对决了。”风滚草忧愁地看了一眼地面上那三只仍晕倒着的小马，再转眼怒视眼前炉灰。

“好哇，哪怕在这里…等等，这具身体？可恶，什么时候？”炉灰跌跌撞撞地倒在了地上，想要用魔力浮起什么但却无能为力，“很聪明嘛，在我没注意到的时候就修改了这么多东西，那就同归于尽吧！这次故事的主题是…”

砰！重重的撞击声从炉灰的头上传来，落光残穹拿着一口锅狠狠地砸晕了炉灰。刹那间，夜色就这样散去了，天空中那诡异的星点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灿烂的雨后阳光，仿佛点点金丝。空气仍湿漉漉的，令头小马们感到仿佛微醺般的晕眩，而枪声也还在不远处回荡，但看着眼前这团已经被彻底燃尽的炉灰，风滚草长舒了一口气。

“结束了。”她躺在地上，大喘着气。

“真好！不过说起来，刚刚的事情我不太记得清了，我是什么时候醒过来的？好奇怪，就像记忆

里多了个洞。”落光疑惑道。

“风滚草当然也不知道了，但你保护了大家哦。”她笑了笑。

“看来我也不是一点贡献都没有嘛，不过真的好累。”落光打了个哈欠，“是时候，离开这里了吧。”

尾 声

晚风轻拂，夕阳西下，雨后的风儿把晚霞吹散到了落霞市的四处，让这座城市渐渐融入到了它的名字里。晚霞，晚霞，一天的末尾，辉煌灿烂却渐近黑夜，一切都快要结束了。但又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夜晚总会过去，太阳还会升起来的，光明仍会再一次照亮一草一木，仿佛那不会散去的希望。

候车室的大钟走动，一刻不停，嘀嗒嘀嗒，不是已经过去的雨声，而是每一秒予我们的道别。车站总是如此，分分合合，一班班列车把小马们分散于大陆的四处，又渐渐把他们聚拢在一起——而终有一次，是我们与好友的最终道别，哪怕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罢了。哦，但愿这次不会是吧。

彼岸花地，永远的终点站，让我们在那里再次相逢。

“总算离开马虹自由市了，累死了，也吓死了。”落光趴在候车室的椅子上。

“风滚草，真的不留在城里吗？不管是学业还是发展，这里都更方便，你明白的。”云曦雨落远望着那似火的云霞，又看向了风滚草，“但我会留在这里，如果要来落霞玩的话，记得找我哦！”

“不啦不啦，风滚草也选好了路…像清旋姐姐

那样吧，风滚草要留在森林之家里，那里不能没有小马。风滚草已经找到要找的东西了，那就该去做想做的事情了。”她笑了笑。

“如果大探险家风滚草要重新出道，也不要忘记联系上我呀。”落光残穹抬起了蹄子，和风滚草击了个掌。

“得了吧，你还是好好上学比较好，虽然我小时候也…”

“妈妈小时候怎么了？”落光问道。

“不要打断别马的话，也别问些不该问的。”日辉残穹拍了下落光的头，“至于你的话，小妖精，祝你好运了，希望我们不要成为敌人。足够长的时间可以破坏和折磨很多东西，会让一只善良的小马变成炉灰那样…但我相信你，你一定和那家伙不一样。”她难得地笑了。

伴随着逐渐增大的风儿与铁轨上传来轻微鸣叫，长长的列车一点点滑进了站台，再缓缓打开了门。嘀嗒嘀嗒，时钟继续走动，哪怕可以被激鸣盖过一时，也终究无法停下。

“再一次感谢大家照顾风滚草啦，想想我这个姐姐还是有些失职呢…不过，朋友们，有缘再见！”

清旋云浮先一步上了车，挥了挥蹄子。

“再见了大家，风滚草喜欢你们，如果有空的话，会来找你们玩的啦！”风滚草紧接着也上了车。

“再见哦，祝好运！”

“小妖精，好好生活吧。”

“还可以聚一聚呀，再见！”

周遭的世界一点点倒退，朋友们的身影与落霞市的景色渐渐变得模糊不清，定格在了渐行渐远的后方，最后消失不见，仿佛一条缓缓离去的涟漪。旅马，终究还是会回家。

列车已经如此行进了半小时，连最后一角城市的影子都已经褪去，只留下那无边无际的原野与农田一直延伸到了天边，仿佛触摸到了远方的流云。

“风滚草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姐姐，风滚草这是生病了吗？还是说，这就叫做，舍不得呢？”

“瞧，你已经有了答案。”清旋云浮笑了笑，“相遇，友谊，分别，如此过程你还会遇见无数次，你会习惯的。”

“所谓习惯，就是对这一切变得冷漠和忽略吗？”风滚草低下了头。

“呀，你可真是学会了不少词汇，比离开的时候

候聪明太多了。”清旋笑了笑。

“姐姐没有回答风滚草。”

“嗯，果然是变聪明了呢…准确来说的话，我也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风滚草，你知道的，姐姐也不算年长，而且可没法体会到你那般寿命的未来。作为引路马，姐姐的任务是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教会你更多更多，为你塑造一个小马利亚。”

“所以，就连姐姐也会走吗？姐姐也要离风滚草而去吗？从来就没有什么彼岸花地，风滚草知道的，没有就是没有了。”风滚草连耳朵也垂下去了。

“是的，我很遗憾…但那还很远，很远。但我们都知道，那没什么好怕的。虽然你没有学过太多物理学，风滚草，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不管是陆马，天马，独角兽或是妖精；大树，飞鸟，流云或是繁星，无非都是一颗一颗小原子组成的。当数千，数万甚至更远的时间过去，当我们都已经化为尘埃，那就终将有一刻重逢在一起。化为两片依偎在一起的尘埃，两朵悠悠漂浮的浮云，两粒共埋洞穴的石子；在星云间，在草木中，亦或者只是啤酒泡的簇拥里，我们终将重逢，每一只小马。”

“好多，好复杂…但风滚草，能明白。”她又

稍稍抬起了头，“那在风滚草那漫长的岁月里，又能做些什么呢？也许只是一直思念姐姐和朋友们。”

“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清旋笑了，“我们本无意义，但总能做些自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哪怕不过是我们大脑的一点自大罢了。无伤大雅，想来，为二十年青春叹息的中年马与为五分钟动画哭闹的幼驹又有什么区别呢？他们都是在为了对他们而言有意义的时间惋惜罢了。而你，虽然我不知道你会在漫长的时间里遇见什么，思考什么，体验什么，但我知道，风滚草，你不会孤单，你会一次又一次地找到生活的意义，做自己，一个变换着的自己。如果实在找不到做什么，那就去交新朋友吧！不要害怕分别，因为友谊会把我们永远联系在一起，它本就是魔法。”

“嗯，风滚草……我，会去远方的，属于心的远方。”她彻底抬起了头，远眺着车窗外那已经被地平线吞没的夕阳。

后 日 谈

“本日，飞霞号战列舰已通过海试宣布进入服役，该舰配备了快子光矛，伽马激光等先进武器。在剪彩仪式上，海星联邦代表受邀参加了…”

“风滚草姐姐，我要看动画片，可以吗？”

“好啦好啦，给你看就是啦——而且我可不是姐姐那一辈哦，记不清多少岁了。”她喝了口茶，给电视换了台。

“见谅风滚草太太，孩子不懂事…”一只淡蓝色的小马走了过来，摸了摸那只小幼驹的头。

“没什么关系啦，你祖太奶奶遇到我的时候，我还更不懂事呢。”她咯咯地笑了笑，“该出发了。不过这一次，也许就不回来了。”

“这样吗…嗯，祝旅途平安哦，也祝希望之星仍然高悬。”

飞船一点点奔上晴空，直到那天边的碧蓝全部褪去，露出了潜藏于下的深邃星空，遍布四处。终于呀，我曾眺望过无数次的繁星，我可以拥抱你。超光速引擎带来了一点点轻微的晕眩感，但无伤大雅，很快就要到了。

在二百四十七个马星时的短暂航行后，飞船终于缓缓降落到了一颗荒凉的行星上，它是这个恒星

系中唯一的行星，在自己的轨道上被那颗蓝色的主序星烤得火辣，炎热无比，但对风滚草来说，这颗就是凝视着自己的星星。它很重要吗？不重要，仪式在哪里举行都不会有区别，或许自己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罢了。

开始吧。

四周的星点，连同头顶上那颗蓝色的恒星也一点点被黑色吞没。风滚草在这黑暗的中心点起了一团魔法篝火，再轻轻坐下。

“我要给自己讲个故事。有一只叫风滚草的小马，坐在一颗荒凉的星球上。哦，虽然不合常理，但这颗星球立刻充满了可呼吸的大气层并渐渐变为了适宜小马的温度。

她看了一眼篝火，再抬起头，一只淡蓝色的小马正坐在自己的面前。

“清旋姐姐，晚上好。”

“晚上好风滚草，我们又见面了，不过你现在的年龄肯定比我大多了。”她笑了笑，“果然是妖精哇，什么也没有变…在那边，还好吗？”

“一切正常，小家伙们也还好好的一一不过当然不是你那一代的小家伙了。时间便是这样的，只

是把眼睛闭上，又换了一只小幼驹。或许这也是一种魔法吧。”

“没有办法的事情。”她叹了口气，“也正是这眨眼间，一切渐渐走到终点。你那时候哭了很久哦，我还记得，不过其实这一切远没有那样可怕。彼岸花地，很美，很美。”

“彼岸花地，又在骗我了。”差点要流出泪水来的风滚草又破涕为笑，“不过不存在也确实没什么好怕的，毕竟我们本就来于虚无。”

“好啦好啦，该我说了吗？”不知何时出现的落光残穹也靠在了风滚草的旁边，“这次，小马的飞船能到哪了？”

“可以飞到仙女座星系去，依靠的是一种…呀，解释那么多你肯定也不喜欢听。”风滚草摇了摇头，

“毕竟是如此漫长的岁月，不论何事都早已尝试过了，除了知识和艺术，它们永远会变成新的，也让我渐渐对此执着。可不是以前那团什么都不懂的风滚草了哦。”

“是呀是呀，小种子已经变成苍天大树了。”云曦雨落感叹道，“小家伙，真的学会了很多很多呢，我还是那样怀念与你在马蒂冈大闹一通的时候，

也不需要在乎什么。不过这么多年了，主也一定还在注视着你吧，你会一直平安于此。”

“当然了，当然了，我是多么希望再一次和你们去游历一次，再一次去遇见…哪怕一切重来，哪怕我再一次变成那团一无所知的风滚草，就仿佛那起伏于大漠的沙洲终于在狂风的吹拂下重新化为狂野的沙浪几朵，自由自在，满不在乎。”说着说着，连贯的话语声就一点点变为了呜咽声，也不知那晶莹剔透的泪水何时就悄悄流过了抽动的脸颊，又是何时就已经滑落到了地上。重新来过，重新来过，又有多少小马期望过这个呢？美好的时光便总是如此，去了便不会回来，还不如就那样被虚空吞没不再回还，就这样仿佛来时一般空无一物。我遇见了太多太多，却又开始期望自己没有知晓这么多，所谓小马，就便是如此矛盾吗？

“别哭了，姑娘。”一股熟悉的触感从头顶传来。

擦干泪水，环顾四周。空无一马，除了那慈祥的面颊就在一旁。

风滚草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抱了上去，她等这一刻已经太久太久了。

“还是没有放下吗？”风梭奶奶轻抚着风滚草的头。

“呜呜，是的。”风滚草还是没有止住泪水，“奶奶，我为什么要去遇见那么多小马呢？来来去去，生生死死，离别太多了，我不喜欢。”

“哦，另外的部分呢？相识的兴奋，共进的喜悦，友谊带着你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见到了你闻所未闻的事物，所以才会有今天这只风滚草，在这里。又何必纠结最后道别的那一瞬呢？我们总不能因为散去的悲伤而恐惧一场属于欢笑的对，不是吗？不过话说回来，我们的祖先也做了和你一样的选择罢了。”

“但现在，怎么办呢？我累了，风滚草累了，我已经没有精力再去相识更多小马，也没有胆量再知晓更多分别了。我现在真希望就这样去彼岸花地，化作虚无一片。看来这班名为生命的列车，坐久了也会厌烦呢。”

“姑娘，那想好了吗？也许未来也还会有惊喜。”

“嗯，我想好了，除非可以再来一次。”

“那么，彼岸花地再见了。”

“再见。”

”

无边的黑暗一点点散去，那颗蓝色的恒星再一次高悬于晴空，说不定也在向风滚草道别。

风滚草呀，她滚呀滚，一点点滚到了星河之中，又渐渐化作了一团流星，一团永远不会降落到某颗星球上的风滚草之星，在茫茫无边的，由星星沙粒组成的宇宙大漠中，被悠悠恒星风吹动着，一点一点去了远方。

吹走那卷风滚草。

此副本为本书的公开版本，仅供个人阅读或印刷，
不得商用。

Cette copie est une version publique du livre,
destinée uniquement à la lecture ou à
l'impression personnelle. Toute utilisation
commerciale est interdite.

ISBN : 979-10-415-5358-7

Dépôt légal : Octobre 2024